

《韩东勋留给韩国的那些痕迹》

目录、12章

한동훈이 대한민국에 남긴 그간의 흔적	
한동훈의 일기와 공적	
목 차	
제1장	2024년 12월 3일 밤, 반이 아닌 나라를 택하다 세월 기록 보관, 2000년 만일일기, 유망 미래를 위한 결단
제2장	6조 원의 지진 날라 본스타 별미와 만일의 100% 3만송
제3장	1,400만 개의 반에 서다 김후배 세기
제4장	중사 한동훈, 대한민국을 위해 스스로 일어난 사람 한일 무관의 수세 일기, 독립운동가들 수세한 사람
제5장	내 아이를 지키는 법 한국형 세이비즘과 독립의 100% 3만송
제6장	57년 묵은 열광을 열다 국가세습의 100% 3만송과 100% 3만송의 100%
제7장	이러도 저승사자를 피할리다 공공연립연립수세한 100% 3만송의 100%

金京镇

Chinese PDF edition

《韩东勋留给韩国的那些痕迹》

金京镇

《韩东勋留给韩国的那些痕迹》是金京镇在AI书房公开的在线书。本书围绕韩东勋、韩国政治、法务部、检察改革、政治记录和受害者救济，整理他在韩国社会与国家制度中留下的公共足迹。

目录

第1章 2024年12月3日夜晩，选择的不是阵营，而是国家

第2章 守住6万亿韩元的男人

第3章 站在1400万散户一边

第4章 检察官韩东勋，为韩国主动站出来的人

第5章 守护我孩子的法律

第6章 打开尘封57年的门门

第7章 让汝矣岛的“冥府使者”复活

第8章 “我会押上一切”

第9章 当选党代表五天后，先去看受害者

第10章 承认国家的过错

第11章 为弱者而设的法律，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人

第12章 思考国家的结构

第1章 2024年12月3日夜晩，选择的不是阵营，而是国家

韩东勋留给韩国的那些痕迹

2024年12月3日夜晩，韩东勋面前有两条路。一边站着与他共事二十年的人，另一边是大韩民国。如果站在身边人那一侧，他自己会很安全。沉默，装作不知道，或者只需熬过一个夜晚就行了。

韩东勋没有选择身边的人，而是选择了大韩民国。他不能容忍国家陷入不幸，哪怕一个小时都不行。他赶到国会，带领18名议员站上了表决现场，促成了190票全票通过解除戒严。这不是忘恩负义，而是守护了比恩情更大的东西。不是先想着自己人，而是先想着国家的人；不是先顾个人安危，而是先担忧五千万国民明天的人。

还有一种声音常常被提起：国会过半席位由民主党占据，即便韩东勋不站出来，戒严解除表决照样会进行。

单看数字，这话似乎有道理。但那天夜里的现实，和数字完全不同。

1 有席位没有人到场，就没有表决

解除戒严需要国会在籍议员过半出席并投票。民主党确实拥有过半席位，这是事实。但席位数和坐在全体会议厅里的人数是两回事。戒严军封锁国会，正是为了阻止那些人进入全体会议厅。

国会周围被军人和警察包围。即便议员们到达国会，也无法进入大楼。席位再多，进不了全体会议厅就毫无意义。

2 那天夜里，谁在场，谁不在

民主党代表李在明躲在国会内的树丛中。作为在野党领袖，他没能站到国民面前对抗戒严。革新党代表李俊锡以警方封锁为由没有来到国会。平时多次提出戒严可能性并发出警告的民主党议员金民锡，选区在永登浦，离国会最近，却也没有出现。

危机来临时，暴露一个人真实面貌的不是平日的言语，而是那一刻的行动。

3 韩东勋做了什么

韩东勋代表一接到戒严消息就立刻行动了。

第一，他即刻发出了「非法紧急戒严，将与国民一起阻止」的信息。执政党代表正面反对本党所属总统的戒严，这条信息实时传遍了全国。国民们受到了鼓舞，戒严方面陷入巨大混乱。连执政党都倒戈了这个事实，从根本上动摇了戒严的正当性。

第二，他持续向军人们发出不要参与非法戒严的呼吁。这一行动从内部瓦解了戒严军的士气和凝聚力。对现场军人来说，连执政党代表都说这是非法的戒严，他们没有理由为此拼命。

第三，他紧急召集最高委员会议，与议员们一起突破警方封锁线，进入了国会全体会议厅。这一幕在全国实时播出。执政党代表对抗本党总统的戒严、突破警方封锁进入国会的画面，彻底扭转了局势。犹豫不决的议员们纷纷赶往国会，国民们开始确信能够胜利。

4 用足球来打个比方

可以说我们队有十一名球员，少了谁比赛照样能踢。但在下半场末尾五分钟、1比0落后时打进扳平球的球员面前，没有人会说「没有你别人也会进球的」。在决定性时刻做出决定性行动的人的价值，光是他在那个位置上就已经有了意义。

韩东勋做的不只是多投了一票。执政党代表背弃总统、站到宪法一边，这个事实营造了解除戒严的决定性氛围。戒严不是因为民主党占过半席位才被解除的，而是因为朝野共同站了出来。而促成那个「共同」的人，就是韩东勋。

5 如果韩东勋没有站出来

如果韩东勋保持沉默会怎样？如果执政党站在总统一边会怎样？

戒严就会变成执政党对在野党的对决。军队和警察会听从总统和执政党的指令。国会封锁会更加强硬，议员进入全体会议厅会困难得多。戒严解除每拖延一刻，发生流血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升高一分。

民主党是多数党，这是事实。但那天夜里阻止戒严的不是席位数字，而是守护宪法的意志、冒着危险冲向国会的行动、站在国家而非自己人一边的决断。是这些阻止了戒严。

而发出那个决断的第一个信号的人，是韩东勋。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看那天夜里尹锡悦实际上是怎么行动的。

1 朝野全票通过了，他仍然在死撑

2024年12月4日凌晨1时01分，国会全体会议上，紧急戒严解除要求决议案以在场190名议员全票赞成的结果获得通过。不仅是在野党议员，国民力量党18名议员也突破军方封锁进入全体会议厅参与了投票。宪法第77条第5款写得很清楚：国会以过半数赞成要求解除时，总统必须解除戒严。

然而尹锡悦没有立即解除戒严。凌晨2时到4时之间，他前往龙山国防部大楼地下掩体，即所谓的「决心室」，与军方高层商讨对策。面对朝野一致的全票决议，他硬撑了三个多小时。直到国会表决后3小时26分钟，即凌晨4时27分，他才通过讲话宣布了解除决定。那三个半小时里，军队撤离被延迟，全国处于紧张状态。

2 如果只是民主党单独表决会怎样

这个人面对朝野全票通过都硬撑了三个半小时。

如果执政党议员缺席、仅由民主党议员通过了戒严解除案，尹锡悦就有了继续抵抗的名分。

「这是被反国家势力把持的在野党的政治阴谋。执政党并未同意。这不是国会的真正共识。」

他很可能会以这种逻辑拒绝解除戒严，或将拖延时间拉得更长。不只是行使否决权，还可能继续调动军队，对在野党议员强行实施逮捕行动。面对朝野全票通过都在决心室死守到凌晨4时27分的人，面对在野党单独表决，怎么可能乖乖退让。

3 时间站在戒严方那一边

戒严持续越久，对宣布戒严的一方越有利。随着时间推移，军队追加部署、通信管控加强、关键人物被逮捕。尹锡悦在凌晨1时01分表决之后仍然拖了三个半小时，原因正在于此。

如果是在野党单独表决，那三个半小时可能变成六个小时，也可能变成十二个小时。如果戒严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国会前和总统办公室前就会爆发大规模冲突，大韩民国就会走上一条无法回头的路。

4 190这个数字的意义

民主党单独表决在法律上是有效的。过半出席、过半赞成即可。但那天夜里需要的不仅仅是法律上的有效性。

让军人放下枪的力量；让死守决心室的尹锡悦再也撑不下去的力量；让国民确信「这件事已经结束了」的力量。那天夜里需要的是这些。

190人全票通过。不分执政党和在野党，大韩民国国会全体异口同声宣告「这次戒严违宪」。这个分量让军方高层也不得不判断「再也撑不住了」，构成了实质性的政治终结。连执政党都倒戈、毫无名分的戒严，这个认知被牢牢植入了军方和国民心中。

说在野党单独表决也能解除戒严，是只看结果不顾过程。那天凌晨每一分每一秒都关系着国民的安全。韩东勋促成的朝野全票通过，是以最快速度、最确定方式、最安全路径终结戒严的方法。

而那就是戒严能在凌晨4时27分这个相对最早的时间结束的原因。

律师 前国会议员 AI政策研究者

第2章 守住6万亿韩元的男人

韩东勋留给韩国的那些痕迹

守住6万亿韩元的男人 在所有人都说必输的战斗中三次获胜的韩东勋

第1章 Lone Star调查，，三十三岁检察官的深夜

2006年某个深夜，瑞草洞大检察厅中央搜查部七楼的灯还亮着。

首尔璀璨的夜景在玻璃窗上晃动，但办公室里那位三十三岁的年轻检察官无暇顾及。桌上堆着数万页文件，冷掉的速溶咖啡纸杯塞满了废纸篓。韩东勋检察官整夜握着荧光笔，与那些数字搏斗。

他挖掘的案件是Lone Star。

这家总部设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巨型私募基金，2003年以1万3,834亿韩元收购了韩国外换银行。金融危机的创伤尚未愈合，政府急于出售陷入困境的外换银行，Lone Star趁虚而入。

问题出在之后。

Lone Star在合并外换银行与外换卡的过程中，为压低合并成本，向市场散布了「减资」传闻。减资会导致股价下跌。投资者陷入恐慌，纷纷抛售外换卡股票，股价暴跌。Lone Star就以这个被打压的股价为基础，用极低的价格完成了合并。

所有人都能猜到真相。但没有人能轻易证明。

Lone Star一方拥有全球顶级法律顾问团队，他们构建的逻辑看起来固若金汤。从金融监督院移交来的资料只有疑点，缺少能在法庭上证明有罪的决定性证据。

韩东勋检察官当时刚成功办理完现代汽车集团的案件，正准备回归原单位。上级又交给他一项任务。他与另一名同事一起被投入了Lone Star案。

据他回忆，最初接手案件资料时，内心几乎绝望。心证有了，物证却没有。

但韩东勋没有退缩。

一周有五天睡在检察厅大楼里。盖着报纸在沙发上合一会儿眼，凌晨起来继续翻阅卷宗。没有人逼他这么做。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苦行。

他的胜负手，是对Lone Star的顾问公司，，一家外资投行进行搜查扣押。当时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强制搜查是禁区。上级担心外交摩擦而主张谨慎行事，也有人说「贸然动手只会在国际上丢脸」。

韩东勋说服了法院。搜查令签发了。

那天凌晨，在扣押的数万封电子邮件中，他终于找到了决定性证据。

就在Lone Star一方对外宣布正在讨论减资计划的同一时间，内部实务人员之间往来的邮件里写着这样一句话：「减资不在讨论范围之内。」表面上声称正在研究减资方案，向市场制造恐慌，内部实际上早

已放弃了减资计划。蓄意散布虚假信息。这就是股价操纵。

韩东勋这样回忆那一刻：「我想让那些看不起大韩民国的人见识一下正义是什么。」

凭借这份证据，他传唤了外籍高管，通过缜密的讯问最终获得了口供。法院四次驳回了Lone Star Korea代表的逮捕令。司法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看不见的紧张、不知从何处渗出的外部压力。在这一切之中，他没有放弃。

审判持续了十年。

韩东勋被调往釜山地检，带有左迁性质，即便如此他每周两次往返首尔出庭。这个案件对他而言不是工作任务。这关乎大韩民国的尊严。

2011年，大法院终于对Lone Star的股价操纵指控作出有罪终审判决。代表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这一判决不只是惩罚了一个犯罪者。它是大韩民国司法机关正式确认Lone Star是犯下罪行的不道德资本的历史性事件。

当时没有人预料到。韩东勋查明事实并争取到的那一纸有罪判决，会在二十年后成为保护大韩民国免遭6万亿韩元天文数字索赔的唯一武器。

第2章 Lone Star ISDS，，守住6万亿韩元国家利益的胜负手

2012年11月，Lone Star向世界银行下属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对大韩民国政府提起仲裁。

请求金额为46亿7,950万美元。按当时汇率折合超过6万亿韩元。这是大韩民国宪政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诉讼。

如果难以感受这个数字的分量，可以这样想：6万亿韩元足以让全国所有小学生享受十年免费午餐，也足以在首都圈重新修建整条地铁2号线。

Lone Star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本打算出售外换银行，但韩国政府顾忌舆论，不正当地拖延了出售审批，导致我们遭受巨额损失。」乍一看似乎有些道理。实际上就是用低价买入银行赚取暴利后，再以审批延迟为由试图再敲诈数万亿韩元。

官员们慌了。「不如适当和解压低金额」的失败主义开始在官僚体系中蔓延。

但扭转这场战局的钥匙早已存在。那就是2011年，年轻检察官韩东勋争取到的刑事有罪判决。

国际法中有一个原则叫「洁手原则(Clean Hands Doctrine)」。手不干净的人无权请求法律保护。Lone Star犯下了股价操纵罪行，大韩民国大法院已将其定罪。韩国政府可以主张：延迟出售审批并非不当阻挠，而是对犯罪调查的正当回应。

二十年前韩东勋找到的那封邮件中的一句话，化作了守护6万亿韩元国库的防线，重新回到了战场。

韩东勋在检察官生涯中始终像背负人生的重量一样携带着这个案件的全部档案。每次搬家都要带走一整卡车的复印件。当年熟悉此案的公务员大多已经退休，在职人员中能够从头至尾贯通这个案件的实

务者，几乎只剩他一人。

2022年8月，第一次仲裁裁决结果出炉。仲裁庭驳回了Lone Star6万亿韩元索赔中的绝大部分，但裁定韩国政府赔偿约2亿1,650万美元(约2,800亿韩元)。多数意见认定了Lone Star的股价操纵行为，但同时认为韩国政府对审批延迟承担部分责任；少数意见则明确表示「鉴于Lone Star存在股价操纵行为，赔偿责任应为零」。

这一少数意见证明了韩东勋当年设计并证明的股价操纵有罪判决，在国际舞台上同样站得住脚。

在这一时期，挡在韩东勋面前的不是Lone Star，而是本国的政客。在野党议员说「如果用韩东勋来搞一场胜算渺茫的翻案游戏给人画饼，那就是千古罪人」。电视评论员说「利息在不断累积，难道不该韩东勋来承担责任吗」。还有议员攻击说当年对Lone Star股价操纵的调查本身就有漏洞。「拿一场没有胜算的战斗给国民灌虚假希望。」「败诉了让韩东勋自掏腰包赔。」带着诅咒意味的攻击从四面八方涌来。

回头来看，这些人的行为如同从己方阵营射来的子弹。面对Lone Star这个庞大的投机资本，正在前线作战的法务部长官后脑勺上，却遭到了本国政客们扣动的扳机。

时任法务部长官韩东勋的想法不同：「即便胜诉概率不是百分之百，政府也必须通宵达旦把它做到百分之百。一个犯了股价操纵罪的人要把老百姓的血汗钱拿走，怎么能闭上眼睛。」

ICSID仲裁裁决被推翻的概率在统计上不到10%。法律专家们也建议「撤销裁决获准的可能性极小」。从现实角度看，赔付2,800亿韩元了事似乎是更安全的选择。

他没有向概率屈服。

据说他在内部会议上这样表态：「如果出了问题，我来负责。但请不要说'不做'这种话。」对实务团队也同样坚定：「不要试图保护我。由我来保护你们。」

公务员最害怕的事情，是失败后承担责任。韩东勋把这份恐惧揽到了自己身上。

他果断拒绝了更换诉讼代理团队的要求。代理政府的律所此前曾在对Lone Star的诉讼中胜诉。他以「战争中不换将」的原则，护住了实务团队和代理律师团。

2023年8月，法务部新设了国际法务局。在此之前，国际诉讼应对工作由一个小规模组织负责，专职人员寥寥无几。韩东勋将其升格为局级单位，大幅扩充了专业人员。下设国际法务政策课、国际法务支援课、国际投资争端课三个课室，配置了25名工作人员。韩东勋这样解释：「ISDS耗费巨大，根本原因是国内应对能力不足，不得不依赖外国律师事务所。只要积累经验，我们完全有能力自主应对，既能维护国家利益，也能节省费用。」这个国际法务局不仅服务于Lone Star案，此后所有国际争端中，它都成为捍卫大韩民国的核心阵地。

同年8月，他站在了记者会现场。「这是血汗钱，是国民宝贵的财产。法务部将对仲裁裁决提出不服，提起撤销诉讼。我们有胜算。」

很多人摇头。说这是以卵击石。他手中握着的，是能砸碎岩石的锤子。那是他二十年来怀揣的确信。

2025年11月18日，最终结论落下。ICSID撤销委员会全面撤销了要求韩国政府向Lone Star赔偿的原裁决。赔偿金为零。Lone Star最初索赔约6万亿韩元，一审裁决降至2800亿韩元，而经韩东勋主导的撤销申请，最终一分钱都不用赔付，取得了彻底胜利。大韩民国所支出的诉讼费用中，约72亿韩元也得以追回。这是国际仲裁史上罕见的大逆转。

结果公布后，李在明政府的国务总理在通报会上称之为「新政府的壮举」。韩东勋这样说：「整整九十分钟骂球员，一赢球就冲进球场举起奖杯，这场面实在怪异。」那些一直反对上诉、攻击韩东勋的人，要么沉默，要么改口。「大逆罪人」的说法不知去向，「利息责任论」也无人再提。

有意思的是，政治上站在对立面的现任法务部长官的反应。他评价韩东勋的这一决断：「做得好，是一个有担当、值得肯定的决定。」超越阵营逻辑，承认了为国家利益所做的决断是正确的。

韩东勋平静地说出感想：「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因为这笔钱不是我的钱，而是国民的钱。」

第3章 Elliott ISDS，，穿过针眼

与Lone Star的战斗尚未结束时，韩东勋的办公桌上又多了一份国际诉讼卷宗。美国激进对冲基金Elliott Management将矛头指向了大韩民国政府。

2015年，国内最大电子企业集团推进旗下子公司合并。此举旨在经营权继承，但合并比例被指对一方股东不利，引发争议。当时持有该子公司股份的Elliott反对合并，然而国民年金公团投下赞成票，合并方案得以通过。

合并之后，「亲信干政」事件爆发，局面逆转。事实证明当时政府曾向国民年金施压要求投赞成票，相关人员的刑事有罪判决已确定。Elliott以此为据，于2018年7月依据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提起了约1万亿韩元规模的国际投资争端（ISDS）。

经过五年攻防，2023年6月，常设仲裁法院（PCA）裁定韩国政府须向Elliott支付本金约600亿韩元加利息共约1600亿韩元。PCA认定国民年金公团虽在韩国法律上不是国家机关，但可视为事实上的国家机关。

韩东勋的看法不同。国民年金公团不是国家机关。因此，将国民年金的行为视同政府行为的裁决，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裁决下达不到一个月，2023年7月，他亲自出席通报会，宣布将向英国法院提起撤销诉讼。

ISDS撤销诉讼近两年的支持率仅约3%。这是以97%的败诉概率赌上国家名义的诉讼。同样模式的攻击再次涌来。「提起撤销诉讼的韩东勋应追究背信罪。」「利息你来赔吗。」和Lone Star时一模一样。

韩东勋没有动摇。

撤销诉讼在英国法院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败诉。2024年8月，英国高等法院一审驳回了诉讼。韩国政府提起上诉。2025年7月，英国上诉法院推翻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2026年2月23日，发回重审中英国高等法院最终支持了韩国政府。

英国法院的依据是：国民年金公团拥有独立于政府的法人资格；公共养老基金的运营不属于国防或治安等国家核心职能；国民年金公团的日常决策并非完全从属于政府。韩东勋提起撤销诉讼时作为核心

争点提出的正是这一逻辑，两年零七个月后原封不动地得到了贯彻。

胜诉消息传来，韩东勋随即发表声明：「继Lone Star之后，Elliott国际投资争端撤销诉讼中大韩民国国民再次胜利。感谢为守护血汗税金竭尽全力的公职人员和相关各方。」

不过Elliott案并未完全终结。英国法院将仲裁裁决发回后，仍有后续仲裁程序待走。在同一合并过程中另一家对冲基金Mason因声称受损而提起的诉讼中，约860亿韩元的赔偿已经确定，后续仲裁中的进一步攻防在所难免。但核心事实不变：韩东勋挑战3%的概率，成功推翻了约1600亿韩元的赔偿裁决。

第4章 Schindler ISDS，设计者的胜利

在Lone Star和Elliott诉讼进行的间隙，又一起国际诉讼正瞄准大韩民国。

总部位于瑞士的全球电梯巨头Schindler于2018年对大韩民国政府提起国际投资争端，索赔金额约3200亿韩元。

韩东勋在这起案件中的角色，与Lone Star和Elliott时性质不同。在Lone Star案中，他作为检察官直接主导调查并促成有罪判决；在Elliott案中，他作为部长官顶住批评果断提起撤销诉讼。而在Schindler案中，他没有直接介入调查，也没有做出某项具体的诉讼决断。他做的是打下地基、画出设计图。

韩东勋2023年8月新设的国际法务局，就是那张设计图。

国际法务局下设三个课室。国际法务政策课负责条约缔结和国际谈判的法律咨询，国际法务支援课负责国际争端预防和法律审查，国际投资争端课负责ISDS应对和实务运营。原来由两个课的少量人员承担的工作，扩展为一局三课、25人规模。

正因为有了这个组织，才得以将国际仲裁专家引入政府体系。首任国际法务局长曾在美国律师事务所执业，担任过国际仲裁机构的调解委员和仲裁人。这位局长在主持Lone Star撤销诉讼实务之后，又总管了Schindler案的法务部应对工作。

代理政府的律师事务所应对团队负责人表示：「这起争端是国际仲裁、金融和公平交易监管三重复杂争点交织的疑难案件」，「各领域专家组成一个团队，逻辑清晰、前后一致地论证了政府监管在国际法上的正当性。」国际法务局担任了统筹枢纽的角色，协调了外部律师事务所、公平交易委员会、金融委员会、金融监督院等相关机构。

2025年3月14日，常设仲裁法院（PCA）全额驳回了Schindler的请求。3200亿韩元一分不赔，彻底胜利。

韩东勋就此表示：「这是我作为法务部长官最优先、最艰难地推动新设的国际法务局公职人员和相关各方凭实力与爱国心取得的成果。」他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制度的设计者，把功劳归于实务团队。

他又补了一句：「在Lone Star诉讼和Elliott诉讼中，在野党政治人物和市民团体人士强烈阻挠，说『又不是你出钱就别打官司』，而在Schindler诉讼中倒没有那么严重地阻挠了。」连续在Lone Star和Elliott案中胜诉之后，「毫无胜算的诉讼」这类批评本身已经无从出口。

尾声，三次胜利留下了什么

2003年，一位三十三岁的年轻检察官被调入Lone Star调查组。此后二十余年，他每次搬家都把这个案件的卷宗装满一卡车带走。被贬到外地时仍赶回首尔出席庭审；当上部长官后，顶着97%的败诉概率以国家名义提起诉讼。四面八方的谩骂扑来，他没有动摇。卸任之后，他看着自己一手打造的组织又带回了第三场胜利。

Lone Star案，免除了约4000亿韩元的赔偿责任。Elliott案，推翻了约1600亿韩元的赔偿裁决。Schindler案，3200亿韩元索赔被全额驳回。两次穿过3%支持率的针眼，第三场也完胜。

韩东勋这样说：

「结果可能失败。但只要公共决策中没有掺杂私心，对结果的责任就承受得起。没有白得的东西。有所得，就要承受有所失。」

「勇气不是感觉不到不安和恐惧，而是感受着它们依然行动。」

这个故事展示了一个人的专业能力和勇气如何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当所有人说放弃吧的时候，他说「不」，战斗到底。他的二十年，给大韩民国留下了这样的启示。

正义不会自动实现。它靠某个人勇敢的决断和拼尽全力的努力来守护。

律师 前国会议员 AI政策研究者

第3章 站在1400万散户一边

韩东勋留给韩国的那些痕迹

站在1400万散户一边，，韩东勋与金融投资所得税的废除

1 金融投资所得税是什么

金融投资所得税，简称金投税。股票、债券、基金、衍生品等金融投资收益超过年度5000万韩元时征税的制度。按照「有所得就有税收」的原则，2020年12月文在寅政府时期朝野协商通过了法案。原定2023年施行，后推迟至2025年1月。

乍一听很合理。股票赚了大钱，交税不是天经地义吗？可现实没那么简单。

以金投税施行为前提，证券交易税从2022年起分阶段下调。也就是说，开征金投税的同时降低交易税，这是一种交换结构。然而金投税一再推迟，交易税已经降了，金投税却没收上来，出现了税收缺口。反过来，如果按期施行金投税，在交易税已降的基础上再对投资收益征税，等于双重课税，投资者外流的担忧随之而来。

个人投资者最恐惧的是市场萎缩。在韩国股市盈利要缴税，投资海外股市则沿用既有的资本利得税体系，韩国股市的吸引力势必下降。这是1400万散户投资者共同的忧虑。

2 从大选公约到党首议程

2024年1月2日，尹锡悦总统在证券市场开市仪式上宣布将推动废除金投税。国民力量党随即将金投税废除列为第22届国会选举的竞选公约。

站在这一公约最前面的人是韩东勋。时任国民力量党非常对策委员长、负责指挥国会选举的韩东勋，把金投税废除作为核心民生公约全力推进。

选举结果却是惨败。国民力量党以108席再次落败，金投税废除前景变得渺茫。拥有175席的最大在野党不同意，法案就无法通过。

韩东勋没有放弃。2024年7月23日当选国民力量党党首后，在第一次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就宣布：「金投税废除等最紧迫的民生政策，将作为最优先事项推进。」

3 韩东勋的打法，，舆论战与现场施压

一个108席少数党的党首，要改变175席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党论，靠的不是国会里面，而是国会外面。韩东勋的办法是凝聚投资者舆论，对民主党形成包围。

8月27日，韩东勋来到首尔汝矣岛韩国交易所。就任党首后首场实地座谈会，他选在了证券街。与交易所理事长和业界人士会面，力陈废除金投税的必要性。他还将议题从金投税废除延伸到企业继承税、股息所得分离课税，拉开了更宽的战线。

「缩小居住差距、资产差距、照护差距、教育差距。要通过资本市场的价值提升政策，搭建更多、更便捷的资产积累阶梯。国民力量党集中力量推动金投税废除，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他把金投税从一个税制问题重新定义为「缩小资产差距」和「青年资产积累」的问题。不是给富人减税，而是保护那些靠股票一点点攒下财富的年轻人和中产阶层。

9月1日，韩东勋与共同民主党代表李在明举行首次朝野党首会谈，他在会谈中将金投税列为核心议题。会场外，国会正门前，韩国股票投资者联合会的散户投资者正在举行集会，要求民主党废除金投税。

10月4日，他亲自出席国会正门前的投资者集会，向民主党喊话：「民主党迟早会改变立场，但延期和废除是完全不同的。既然要改，就请选择1400万投资者真正想要的，，废除。」

要求「废除」而非「延期」，这是韩东勋的核心立场。延期两年后再施行，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投资者心里清楚，两年后同样的争论会再来一遍。韩东勋从头到尾只说一个词：彻底废除。

4 民主党推翻了自己的党论

民主党内部出现了分裂。以政策委员长陈声准为中心的 leadership 坚持「按计划施行」。他们的逻辑是「有所得就有税收」的原则，以及废除金投税只会让前1%的人受益。

然而1400万散户的反弹异常猛烈。陈声准政策委员长的社交媒体账号上，要求废除金投税的留言蜂拥而至。韩国股票投资者联合会在民主党党部门前举行集会。民主党议员的手机被抗议短信淹没。

最关键的变量是李在明代表本人。面对个人投资者越来越大的反弹，李在明亲自出面表态转向谨慎论，民主党内部也启动了对强行施行这一党论的重新审视。

2024年11月4日，民主党正式宣布同意废除金投税。

韩东勋立即回应：「共同民主党虽然晚了，虽然晚了，但决定加入彻底废除金投税的行列，我们表示欢迎。民生面前，终究没有朝野阵营之分。」

「虽然晚了」重复了两遍，这个细节耐人寻味。他在用柔和却清晰的方式点明：这是自己数月施压的结果。

5 末道关卡，，戒严风暴中的表决

民主党同意废除之后，法案通过的路依然崎岖。2024年12月初，朝野围绕预算案陷入极限对峙。金投税废除案被挤到后面，散户投资者甚至给民主党议员发去「大韩民国的逆贼」这样的抗议短信。

12月3日，发生了史无前例的紧急戒严事态。政坛一片混乱，但金投税即将于2025年1月1日施行，已经没有拖延的余地了。

2024年12月10日，国会全体会议对包含金投税废除和虚拟资产课税延期两年内容的所得税法修正案进行表决。在场275人中，赞成204票，反对33票，弃权38票，法案通过。

赞成204票。这个数字压倒性的。不只是国民力量党，民主党也有大量议员投了赞成票。就在三个月前还坚持「按计划施行」的民主党党论，被彻底推翻了。

6 一个人改变了什么

金投税废除的功劳不能只归于韩东勋一人。尹锡悦总统宣布了废除方针，金融监督院院长李卜铉表态「强行施行是怯懦的决定」以示声援，1400万散户走上了街头，民主党内部李在明代表也转变了立场。

但在所有这些力量的交汇处，始终只说「废除」这一个词，组织舆论，走进现场，向在野党施压，在会谈桌上把议题摆出来的人，是韩东勋。

非常对策委员长时期，他在国会选举公约中播下了种子。选举败了，他没有放弃。当上党首，第一件事就把它提上议程。在韩国交易所召开实地座谈会打开战线，在朝野党首会谈中正面提出要求，亲自到投资者集会现场和大家一起发声。

108席要改变175席的党论，按数字逻辑是不可能的。韩东勋用的不是数字，是舆论。他证明了1400万投资者的声音比国会里的席位数更有力量。

「民生面前，终究没有朝野阵营之分。」

这是韩东勋在金投税废除后说的话。这一句话概括了这场仗的本质。金投税废除不是执政党的胜利，也不是在野党的失败。它跨越了阵营的壁垒，解决了与1400万国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韩东勋，是那个举起锤子、砸开这道墙的人。

律师 前国会议员 AI政策研究者

第4章 检察官韩东勋，为韩国主动站出来的人

韩东勋留给韩国的那些痕迹

关于「尹锡悦提拔了韩东勋，是他一手带出来的」这种说法

有人说韩东勋是被背着养大的。这话出自嫉妒和中伤韩东勋的那一边。说了很久，反复说，于是就像事实一样凝固了。

但客观记录讲述的是另一个故事。准确地说，是完全相反的故事。

2003年，首尔地检刑事9部。入职第二年的检察官韩东勋，站在韩国财界排名第三的集团做假账案的搜查现场。搜查组最急需的核心文件，即所谓「报告文件」，正是他拿到的。集团会长被逮捕。那年韩东勋刚满三十岁。

必须搞清楚指挥这次搜查的人是谁。当时刑事9部部长是李仁揆检察官，后来担任大检中央搜查部长，是企业犯罪搜查领域的实力派。韩东勋是在李仁揆部长手下，打开了第一个大案的突破口。尹锡悦是在这个案件扩大到大检中央搜查部之后，才从光州地检派遣过来的多名检察官之一。发掘和培养韩东勋的人不是尹锡悦，而是李仁揆。就连李仁揆本人也在回忆录中写道：韩东勋「逻辑性强，对事件本质的洞察力出众」。

此后的搜查同样如此。2004年，大检中央搜查部。执政党代表非法收受大选资金案。指挥部由安大熙中搜部长和文孝男搜查企划官带领，李仁揆加入搜查组。尹锡悦当时也是派遣检察官之一。韩东勋也是派遣检察官。两人只是同一搜查组的组员，并非上下级关系。搜查中确认百亿韩元政治献金流入口供的检察官之一正是韩东勋，这一事实直到最近才被证实。

2006年，再次回到大检中央搜查部。韩东勋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留学归来后，以检察研究官身份负责搜查国内顶尖汽车集团的秘密资金案。1380亿韩元秘密资金曝光，集团会长被逮捕。同年，Lone Star外换银行出售案。Lone Star相关搜查中唯一获得有罪判决的，就是韩东勋的那一部分。这个判决后来成为韩国在Lone Star ISDS仲裁中守住6万亿韩元国家利益的防御论据。在这些搜查中，韩东勋的直属上司是当时的中搜部长，不是尹锡悦。尹锡悦那段时间在完全不同的岗位上。

2007年，釜山地检特搜部。现任国税厅长受贿案。韩国检察史上，对在任税政最高负责人申请逮捕令，这是头一遭。大检高层施压要求不予逮捕。韩东勋从釜山赶到首尔，直接面见检察总长。他说愿意赌上自己的职位。逮捕令被申请了，国税厅长被逮捕了。这次搜查跟尹锡悦毫无关系。指挥系统、所属部门、搜查对象全部不同。完全是韩东勋凭自己的判断和胆量干成的事。

整理一下就是这样。韩东勋作为检察官扬名的大案中，尹锡悦以直属上司身份指挥的案件，在2016年特检之前一个都没有。从2003年到2007年，塑造韩东勋搜查履历的人是李仁揆、安大熙，以及各部门的指挥官们。尹锡悦只是在同一搜查组共事过的前辈检察官而已。

那么「背着养大」这句话的根据在哪里呢。

『月刊中央』的深度跟踪报道明确指出了这一点。2003年时韩东勋还是入职「第二年」的新人检察官，法律界人士作证说，把两人的缘分追溯到那个时候来建立联系，未免牵强。

2016年特检中，尹锡悦是搜查组长，韩东勋专门负责财阀会长的搜查。第一次逮捕令被驳回时，亲自出席第二次令状审查并促成逮捕的人是韩东勋。被评为历来成果最高的特检，其核心正是韩东勋的搜查。此后文在寅政府时期，尹锡悦被提拔为首尔中央地检检察长，韩东勋被安排为第三次长检事，这是事实。但即便在那时，主导前总统逮捕搜查、司法行政权滥用搜查等核心实务的，也是韩东勋。

坦白讲，情况恰恰相反。尹锡悦借助韩东勋等一批有能力的后辈检察官的搜查成果，获得了「检察之星」的认可，这样看更符合记录。搜查组长要想发光，搜查检察官必须拿出成果。韩东勋就是那个能拿出成果的检察官。

记录指向的方向恰恰相反。

2012年，尹锡悦搜查了国情院网络水军操控舆论案，随后与朴槿惠政府正面冲突。被贬到地方冷门岗位。在检察系统内部，尹锡悦被当作避之不及的人物。谁都不靠近。

那时韩东勋是留在尹锡悦身边为数不多的人之一。尹锡悦周末上首尔时，两人穿着短裤去爬南山。据说私下没什么共同爱好，聊天话题也不多。就那样默默并肩走着。在没人找的人身旁，陪着。仅从客观记录来看，检察生涯中韩东勋帮尹锡悦的反而更多，这样判断才对。

「背着养大」这话背后，是一种占有的逻辑。我造就了你，所以不管国家命运如何你都得听我的。那不是前辈和后辈之间的友情。那是主人与造物之间的关系。韩东勋拒绝了这种关系，而这个拒绝在2024年12月3日深夜守住了韩国的宪法。

还有一件事需要点明。

尹锡悦在竞选总统期间曾这样评价韩东勋：「像搞独立运动一样做搜查的人。」这句话承认了什么？承认了韩东勋凭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信念、冒着自己的风险在做搜查。独立运动不是谁背着你让你干的。是自己站出来干的。

把检察官韩东勋的履历按时间排列来看，尹锡悦不过是那段漫长旅程中的同行者之一，并不是开辟那条路的人。韩国财界排名第一和第三的集团会长都被逮捕过，做到这件事的检察官在检察史上只有韩东勋。赌上职位逮捕现任国税厅长的检察官，也只有韩东勋。那不是谁背着你就能造就的履历。

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检察官韩东勋从一开始就用自己的脚走路，用自己的判断搜查，赌上自己的职位申请逮捕令。而在关键关头，他选择了宪法，放下了二十年的交情。

被背着养大的人，可以被放下。自己站起来的人，谁也放不下。

律师 前国会议员 AI政策研究者

第5章 守护我孩子的法律

韩东勋留给韩国的那些痕迹

绝不让赵斗淳待在我孩子身边，，韩东勋与韩国版杰西卡法

1 杰西卡这个名字的由来

2005年2月，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九岁女孩杰西卡 伦斯福德失踪了。搜寻结束后，找到的是女孩的尸体。凶手就是住在隔壁的性犯罪前科者约翰 库伊。他此前已有性犯罪入狱记录。出狱后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就住在小学旁边，绑架并杀害了邻家的孩子。

愤怒的佛罗里达州当年便制定了「杰西卡法」（Jessica's Law）。核心内容很明确：禁止针对儿童的性犯罪者出狱后居住在学校、游乐场、托儿所等场所1000至2000英尺（约300至600米）范围内。这部法律随后扩展到美国30多个州。

2 在韩国重演的噩梦

类似的恐惧在韩国也反复上演。

2020年12月，儿童性犯罪者赵斗淳服满12年刑期后出狱。他回到了京畿道安山原来的住处。受害儿童的家人就住在同一个社区。居民们走上街头抗议，但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办法阻止他居住。最终是受害者家庭搬了家。被赶走的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

2022年，被称为「水原跟踪狂」的连环性犯罪者朴炳华出狱，在京畿道华城定居。华城市长和居民们要求将其驱逐，发起了示威。同年，另一名儿童性犯罪者金根植也出狱了。他将住在哪里，在全国引发争议。

问题的结构每次都一样。高危性犯罪者刑满出狱后，无论住在哪里，国家都没有介入的法律依据。给他们戴上电子脚镣、派保护观察官跟踪、公开个人信息，这就是现行制度的极限。住在学校旁边也好，住在幼儿园对面也罢，谁都拦不住。

3 韩东勋：「现在正是时候」

韩东勋在2023年新年致辞中直接提到了美国的杰西卡法。他表示：「现在是认真研究如何结合韩国国情引入这一划时代制度的时候了。」

同月26日，法务部在向总统进行工作汇报时，将引入「韩国版杰西卡法」列为五大核心推进课题之一。韩东勋指出：「此前虽有保护社会免受高危性犯罪者侵害的措施，但远远不够。」他宣布将参考海外案例，制定适合韩国国情的法案。

事实上，国会此前也曾多次提出过限制性犯罪者居住的法案。有的要求犯罪者不得居住在与受害者同一市、郡、区内，有的则将禁止接近距离从100米扩大到1至2公里。但这些法案每次都以侵犯宪法保障的居住迁徙自由为由被否决。

韩东勋没有绕开这个问题，而是选择正面突破。他采取的不是「不许住在某处」的消极路线，而是「必须住在国家指定设施」的主动管理模式。

4 法案的具体内容

2023年10月24日，法务部公布了『高危性暴力犯罪者居住限制等相关法律』制定案和『性暴力犯罪者性冲动药物治疗相关法律』修正案的立法预告。

法案的对象并非所有性犯罪者。仅限于因对13岁以下儿童实施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三次以上实施性犯罪的高危群体。据法务部统计，截至2022年底，需要审查居住限制令的高危性犯罪者共有325人，其中每年预计有50至60人出狱。

程序是这样的：保护观察所所长根据对象者的年龄、健康状况、生活环境等因素，判断是否需要限制其居住地。如果认为有必要，便向检察机关申请限制令，检察机关审核后再向法院提出请求。最终由法院作出裁定。这套设计的用意是，不由行政部门随意决定，而要经过司法审查。

法院发出居住限制令时，会在对象者所在广域自治团体范围内，从国家、地方自治团体或公共机构运营的设施中，指定法务部长官确定的「指定居住设施」作为其居所。

在限制居住的同时，性冲动药物治疗也得到了加强。修正案要求检察官对高危性犯罪者必须进行专科医师鉴定，如果认定属于性倒错症患者，则须申请性冲动药物治疗令。接受药物治疗的性犯罪者再犯率为1.3%，而未接受治疗者为10%，这一数据构成了立法依据。

法案设计为一旦在国会通过，将溯及适用于已经出狱的赵斗淳、金根植、朴炳华等人。

5 赞成与反对的分歧

法案不出意料地引发了激烈争论。

赞成方的逻辑很直观：必须保护孩子。对大邱地区138名性犯罪者住所的分析显示，77人（56%）居住在小学500米范围内。对儿童犯下残忍罪行、再犯风险又高的人就住在学校隔壁，国家却袖手旁观，这是不负责任的。

反对方的担忧也不能忽视。有人指出，对已经服刑受罚的人再施加限制属于双重处罚，剥夺宪法保障的居住迁徙自由存在违宪嫌疑。指定设施所在地居民的反对问题，以及实质上等同于再次收监的人身拘束问题，也被提了出来。

韩东勋没有回避这场争论。他强调：「每当掠夺性高危性犯罪者出狱，国民有多么不安，我深有体会。韩国版杰西卡法将让国家更有力地惩罚和更严格地管理这些人。」与此同时，他在法案中增加了立法预告后对象性犯罪者可以申请变更居住地的条款，并写入了国家和地方自治团体应当提供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内容。

他意识到了违宪争议和人权侵害的担忧，但在孩子的安全这一价值上没有让步。

6 做成「理所当然的事」有多难

2024年1月2日，韩国版杰西卡法通过了国务会议。那时韩东勋刚刚卸任法务部长官。他在任期间构想方案、起草法案、完成立法预告，末尾这道国务会议的关卡，交给了继任者。

2020年12月赵斗淳出狱时，举国愤怒。但光凭愤怒改变不了法律。此后两年多，没有哪届政府、哪位部长把杰西卡法付诸实施。「违宪嫌疑」这四个字挡住了所有尝试。

韩东勋冲破了这四个字。他明知存在违宪争议，仍在制度设计中嵌入法院审查这道安全阀，加上药物治疗作为补充手段，再添加居住地变更申请作为救济程序，使法案达到了平衡。在孩子的安全与犯罪者的基本权利之间，他没有只选一边，而是两边都有考量，但最终的砝码放在了孩子那一边。

325人。从数字上看并不多。但如果这325人中有一人住在孩子上下学的路上，那么对这个孩子的父母来说，325这个数字毫无意义。待在我孩子身边的那一个人，就是全部。

韩东勋宣布，国家要对这些人逐一管理。没有哪位部长做过的事，他顶着违宪争议推了下去。对强者强硬、保护弱者，他的这条原则贯穿在这部法案之中。

「我是触法少年，你罚不了我」，，沉睡七十年的标准

1 十三岁的孩子持刀行凶也不必坐牢的国家

触法少年。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多数人会一头雾水。用白话说就是：做了违法的事，但因为年龄太小而不受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

韩国刑法规定，不追究未满14岁者的刑事责任。10岁以上不满14岁的青少年，不管是杀人、抢劫还是性侵，都不能送进监狱。取代刑事处罚的是少年法规定的保护处分，包括社会服务、听课命令、保护观察、送入少年院等。

这个标准是1953年刑法制定时确立的，沿用了大约70年。70年前的十三岁和现在的十三岁能一样吗？70年前，连小学都没上过的孩子到处都是。现在的十三岁用着智能手机，通过互联网可以接触世界上所有信息，身体发育接近成人的情况也很常见。然而刑事责任的标准停留在半个多世纪前，一动不动。

问题在于，有人开始钻这个制度的漏洞。

2 「我是触法少年，你能把我怎样」

韩东勋以法务部长官的身份这样诊断这个问题：「有人在积极利用触法少年制度实施犯罪。甚至出现了把触法少年拉来替自己犯案的情况。」

成年犯罪组织把不满14岁的孩子当作犯罪工具。孩子被抓了也不受刑事处罚，所以把危险的角色交给孩子来干。孩子之间流传着一句话：「我是触法少年，警察拿我没办法。」法律为保护孩子而设的制度，反过来把孩子变成了犯罪工具。这是一个讽刺的悖论。

数据呈现出这个现实。触法少年犯罪件数从2017年的7,897件猛增到2021年的12,502件，四年间增长了将近60%。全部少年犯罪中恶性犯罪所占比例也从2005年的2.30%上升到2020年的4.86%，翻了一倍多。恶性犯罪中性犯罪的比例在同一时期从48.55%飙升至86.22%。

不只是犯罪数量在增加，犯罪的性质也在变化。集体殴打受害者的同时录像上传社交媒体，还向受害者预告下一次施暴。这类凶残犯罪反复发生。社会陷入恐惧，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属怒不可遏。但加害者不满14岁，无法将其送上刑事法庭。

3 法务部四个月的审议

韩东勋在2022年6月就任后不久，组建了「触法少年年龄标准现实化工作组」。法务部内部专家、少年司法研究人员和一线实务工作者都参与了进来。工作组的任务有三项：年龄降到几岁；光降低年龄不够；降低的同时还需要补充什么。

工作组讨论了降到12岁还是13岁，或者是否按罪名分别适用不同标准。尹锡悦总统在竞选时承诺将年龄降低2岁至满12岁，但法务部没有照搬总统的竞选承诺，而是独立审查了合理标准。

四个月后的10月26日，法务部做出了结论：将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少年年龄从现行14岁下调1岁至13岁。

为什么是13岁而不是12岁？法务部给出了三条依据。一是凶残化的少年犯罪使得保护国民安全迫在眉睫。二是在受到保护处分的触法少年中，13岁的比例约占70%。三是韩国的学制以13岁为界划分小学和初中。

70%这个数字值得细看。触法少年中接受保护处分的孩子，每10人中有7人是13岁。10岁、11岁、12岁加在一起才占30%。犯罪的重心集中在13岁。只要把这一个年龄段纳入刑事处罚范围，就能在相当程度上堵住触法少年制度被钻空子的漏洞。

4 不止惩罚，教化与保护并行

韩东勋在这项政策上投入心力最多的，其实不是年龄下调本身，而是与年龄下调同步推出的「少年犯罪综合对策」的其余部分。

韩东勋表示：「仅仅降低刑事未成年人的年龄，作为应对少年犯罪的方案是不够的，我们对此有充分考量。」把孩子送进监狱应当是末尾的手段。在那之前能做的事，以及在那之后该做的事，都需要一并设计。

少年院的待遇得到了改善。原来10到15人一间的少年院生活室改为4人间，伙食标准提高到儿童福利机构的水平。少年院不是刑罚设施，而是教育设施。要让孩子回到社会后不再重蹈覆辙，收容期间的环境至少要保有基本的人的尊严。

教育方面同样加大了力度。法务部与教育部合作，将少年院纳入第一期基础学力保障综合计划，在少年监狱新设了高中同等学力考试必修课程，并决定在首都圈运营以文化课教育为核心的少年专属矫正设施。给失去学习机会的孩子重新打开求学之路。

针对少年性暴力犯开发了定制化心理治疗项目，并引入了受害者视角教育，让施暴少年理解自己的行为给受害者带来了怎样的痛苦。

受害者保护也大幅加强。改进了少年保护程序中对受害者的通知制度，新设了受害者出庭权条款，还为通过社交媒体和电话等电子通信手段禁止加害者接近受害者提供了法律依据。此前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施暴少年接受保护处分后仍通过社交媒体联系甚至威胁受害者，而现在可以用法律手段予以阻断。

人权保障机制也没有遗漏。废除了对虞犯少年施加长期保护观察和少年院收容等过度保护处分的惯例，新设了少年对法院临时措施裁定提出异议的权利。

降低了处罚的门槛，同时提升了处罚的质量，加强了教化的实效，保护了受害者，连施暴少年的人权也纳入了考量。这是一个多层次的制度设计。

5 反对的逻辑，以及韩东勋的回应

反对这项政策的声音同样不小。国家人权委员会表态「不可取」，明确表示反对。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曾建议将刑事责任最低年龄维持在14岁以上，以及可能批量制造未成年前科者的担忧，是反对方的主要依据。

法务部对此做了清晰的反驳：「国际人权标准在国内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刑事未成年人的年龄因各国文化特性和社会环境不同而各异。」法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刑事未成年年龄低于13岁的国家不在少数。

对于批量制造未成年前科者的担忧，法务部也准备了应对方案。法务部解释：「即便下调触法少年的年龄，绝大多数少年犯仍会像过去一样移送少年法庭处理，只有蓄意杀人犯和恶性犯罪者等极个别情况才会受到刑事处罚。」同时还一并研究了限制查询13岁所犯罪行前科记录的方案，以将就学和就业方面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6 在惩罚与保护之间

韩东勋发布的少年犯罪综合对策，核心在于一个认知：加强惩罚和加强保护并不矛盾。

孩子需要保护。这个原则不会变。但如果以保护之名建立起一套完全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结构，就会有更多的孩子被利用来犯罪，更多的孩子沦为受害者。制度想保护的恰恰是那些孩子，结果反而把他们推向了危险。这就是悖论。

韩东勋看穿了这个悖论。将年龄降低1岁，看起来像是一个象征性举措。但拿出触法少年中70%集中在13岁这个数据来看，这1岁的差别，从根本上改变了制度的实际效用。

与此同时改善少年院环境、加强教育、引入心理治疗、将受害者保护写入法律，传递的信息是：「我们不是要把孩子关进牢里，而是要把他们送回社会。」

韩东勋表示：「我们集中政策力量应对长期悬而未决的少年犯罪问题，制定了涵盖刑事未成年人年龄调整、矫正教化强化、受害者保护及人权保障改善、基础设施扩充在内的少年犯罪综合对策。」

70年来没有人敢动的标准，经过4个月的实证审查，他提出了修改方案。改的时候也不是一味从重，而是把教化和保护一起纳入了设计。惩罚孩子，但不放弃孩子。这就是韩东勋注入这项政策的理念。

7 种子已经播下，果实尚未结出

然而，这套综合对策至今没有变成法律。

2022年12月，法务部向国会提交了少年法及刑法修正案。大法院法院行政处提出反对意见书，称「难以断定13岁少年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国家人权委员会也以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的建议等为由，重

申了「不可取」的立场。

法院行政处、人权委和在野党的审慎论调叠加，法案在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审查阶段实质上停滞了。整个尹锡悦政府任期内，相关法案始终未能提交全体会议表决。

韩东勋播下的种子重新萌动，是三年之后的事。2025年12月，李在明总统在听取法务部工作汇报时指出：「近来有人以自己属于触法少年为由肆意妄为，要求下调标准的呼声越来越高。」他指示将此议题纳入国务会议。法务部长官郑成浩也附和道：「涉及毒品或性犯罪的，有必要考虑下调。」

但这一次路途同样不平坦。性平等家庭部长官表态「需要审慎考虑」，事实上持反对立场，政府内部意见分歧明显。如果法务部与性平等家庭部之间的分歧得不到弥合，立法很可能再次搁浅。

另一方面，韩东勋发布综合对策的2022年之后，触法少年犯罪并未停止。触法少年被抓获人数从2021年的11,677人增长到2025年的21,095人，四年间几乎翻了一倍。韩东勋当初警告的「凶残化」正在被数字印证，但能够遏制它的法律工具，依然被锁在70年前的标准里。

2022年，韩东勋第一次把这个问题不是作为政治口号，而是作为有数据和综合对策支撑的政策方案，整理出来放到了公共讨论的桌面上。这个事实不会改变。他设计的综合对策（年龄下调、少年院待遇改善、教育强化、受害者保护法制化），无论日后哪届政府处理这个议题，都将成为起点。种子已经播下。结出果实，是国会和国民的事了。

律师 前国会议员 AI政策研究者

第6章 打开尘封57年的门

韩东勋留给韩国的那些痕迹

打开尘封57年的门，，《国家赔偿法》修订与韩东勋的承诺

1 一位母亲的八年

2016年3月，入伍仅七个月的陆军一等兵洪正基身上开始出现瘀伤。接着是呕吐和头痛。团卫生队查出血小板减少，却以不属于紧急情况为由将他退回。同一天，民间医院判断白血病可能性很大，建议立即做精密检查，但营长接到报告后并没有把人送往上级医院。症状恶化，洪正基被送进师卫生队急诊室，当值军医认为生命体征正常，没有实施紧急后送；联系国军春川医院外诊，又因没有床位而未能成行。

洪正基一等兵发病不到一个月便因并发症离世，到死都没弄清确切病名。他只有二十岁。

母亲朴美淑向军方追究责任，换来的却是一堵墙：双重赔偿禁止。军人因公死伤，只要依据其他法令领取了补偿金，就不能再向国家提起损害赔偿诉讼。既然已经领了死亡补偿金，那就没有资格再追问国家的过失了。

养了二十年的儿子送去了部队，再也没有回来。国家的过失一清二楚。可法律，把国家自己追究自己责任的路给堵死了。

2 1967年的门

这堵墙建于1967年。派往越南的军人通过诉讼获得了赔偿，朴正熙政府担心财政负担，修改《国家赔偿法》，对殉职、公伤军人只给补偿，封死了赔偿请求的通道。

1971年，大法院判定该条款违宪。朴正熙政权的应对是：1972年制定维新宪法时，把双重赔偿禁止条款直接写进了宪法。大法院说违宪，法律层面有被推翻的可能，那就钉进宪法，彻底锁死。

此后半个世纪，军人和警察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任务，因国家过失死亡后，遗属只能领取规定的补偿金。对悲痛的慰抚金、对国家过失的追责，统统不被允许。国家一穷二白时为节省财政架起的门，在国家富裕之后依然挡在军人遗属面前，一挡就是五十多年。

3 法务部长官韩东勋：「是时候改变了」

2023年，洪正基一等兵遗属的诉讼一审败诉。法院认定国家存在过失，但因双重赔偿禁止条款，赔偿不可能。审判部以变通方式发出和解劝告：国家向遗属支付2500万韩元慰问金并道歉。

代理政府诉讼的法务部以现行法律难以接受和解劝告为由拒绝。但时任法务部长官韩东勋表示认同双重赔偿禁止制度的问题，承诺推动《国家赔偿法》修订，并提出了政府立法草案。

「我认为这个法律有修改的必要，时机也到了。借此机会修订《国家赔偿法》，为遗属开辟独立请求慰抚金的途径。」

法务部长官是政府诉讼的代理人，在国家作为被告的诉讼中站在国家一边，这是他的职责。然而韩东勋却替自己部门的诉讼对手，，遗属，，说了话。法律要遵守，但法律本身有问题就去改它。守住原则的同时，看见原则背后那个活生生的人。这就是韩东勋的做事方式。

2023年12月15日，洪正基一等兵的母亲朴美淑在政府果川办公大楼见到了韩东勋长官。面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韩东勋说：「您受苦了。这部法律，是您推动改变的。这是理所应当要做的事，我相信国会也不会有异议。」听完其他军人死亡案件遗属的经历后，他一一询问案件进展，边听边记。

「这部法律，是您推动改变的。」长官对遗属说的这句话里，蕴含着一种认知：改变法律的主体不是政府，不是国会，而是受害者本人。这和政客常挂在嘴边的「我来替您解决」，味道截然不同。

2023年10月24日，允许殉职军警遗属请求慰抚金的《国家赔偿法》修正案在国务会议上通过。但因第21届国会届满，法案被废弃。

4 党代表韩东勋：兑现承诺

离开长官职位之后，成为党代表之后，韩东勋始终没有放下这个承诺。

2024年11月26日，韩东勋在国会再次见到了洪正基一等兵的母亲朴美淑。这一次他的身份不是长官，而是党代表。头衔变了，对面坐着的还是同一位母亲。

韩东勋说：「一个国家的品格，不只取决于培养了什么样的人，同样取决于记住了什么样的人。」他接着指出：「我们国家真正贫穷的年代，没有余力做到妥善礼遇和补偿，甚至修改宪法堵住了军人殉职者的赔偿之路，而这部宪法至今仍然生效。」随后他承诺：「即便不修宪，只要修订《国家赔偿法》，遗属的慰抚金请求权就可以得到认可。大义所在，我要尽快完成立法。」

一个国家的品格，不在于培养了谁，而在于记住了谁。这一句话，浓缩了韩东勋坚持推动这部法案的全部理由。对为国捐躯的军人遗属说「补偿已经给过了，国家不再有责任」的国家，它的品格，韩东勋无法接受。

5 2024年12月10日：57年来的第一次改变

2024年12月10日，国会全体会议表决《国家赔偿法》修正案，出席286人，赞成284人，反对2人。几乎全票通过。

修正案的核心内容是：殉职军人和警察的遗属可以向国家请求慰抚金。自1967年起挡在遗属面前57年的那道门，终于打开了。

同日，一揽子改善军人待遇的法案同步通过。按殉职后追晋军衔核算遗属年金的《军人灾害补偿法》《公务员灾害补偿法》《公务员年金法》修正案也在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军人在合法执行职务过程中，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人损害时可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的《军人地位及服役基本法》修正案、将殉职者遗属复审期限明确为120天的《军人人事法》修正案、允许废弃军事设施用地优先出售用于军人福利的《军人福利基本法》修正案，也一并表决通过。

不是改了一部《国家赔偿法》就完事了。围绕军人生与死的整套制度，一次性做了全面修缮。

6 长官的承诺，党代表的兑现

这些法案的来龙去脉往回追溯，起点都有韩东勋。2023年，他以法务部长官身份承认双重赔偿禁止的不合理，提出了修正案。第21届国会废案之后，他成为党代表，在第22届国会重新推进。洪正基一等兵的母亲，他任长官时见了一次，任党代表时又见了一次，两次作出同样的承诺，然后兑现了。

洪正基一等兵的母亲朴美淑在儿子去世后，逐一拜访朝野要人，四处奔走呼吁修法。一个怀揣丧子之痛在国会走廊辗转的母亲，一个回应她的呼声并推动法律改变的政治人物。韩东勋对她说「这部法律，是您推动改变的」。而为了让这位母亲要改的法真正改成，无论坐在长官的位子上还是党代表的位子上，他都朝同一个方向在走。

为国捐躯的军人，他们的遗属不得不哭喊「我的孩子连条狗都不如吗」，这样的国家。改变这个国家的法律，不是什么宏大的政治功勋。是该做的事做了而已。只不过，「该做的事」被搁置了57年，这才是这个国家的现实。韩东勋是那个把搁置了57年的「理所当然」付诸行动的人。这是强强弱弱的另一面。不只是对强者的违法严正追究，还有对弱者的哭声给予回应。对韩东勋来说，强强弱弱既是办案哲学，也是人生态度。

律师 前国会议员 AI政策研究者

第7章 让汝矣岛的“冥府使者”复活

韩东勋留给韩国的那些痕迹

证券犯罪联合调查团的复活

汝矣岛「冥府使者」的复活，韩东勋就任当天重新竖起守护百姓的盾牌

2022年5月17日下午,京畿道果川政府大楼法务部大礼堂。韩东勋正在宣读第69任法务部长官就职演说。49岁,宪政史上检察官出身的最年轻法务部长官。他未经国会听证报告采纳便获任命,180席的庞大在野党将枪口对准了他。就职演说语调沉稳,但其中包含的第一项行动迅速而果断。

「对令百姓流泪的经济犯罪实况,必须紧急排查、快速应对。今天,我将立即重新启动『证券犯罪联合调查团』,迈出第一步。」

「今天立即」这四个字需要画上重点。这不是长官就职典礼上常见的修辞。事实上,第二天5月18日,首尔南部地方检察厅正式设立了「金融 证券犯罪联合调查团」。话音落地仅一天,组织便已运转。

废除的人,复活的人

得先回顾这个组织的历史。

证券犯罪联合调查团创建于2013年5月朴槿惠政府时期。最初设在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为了拉近与证券街的信息距离,次年迁至首尔南部地方检察厅。金融监督院、国税厅、韩国交易所等相关机构的专业人员与检察官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并肩工作。正如「联合调查」之名,它把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力和金融机构的专业能力捆绑在了一起。

成效立竿见影。成立后七个月内起诉126人,追缴240亿韩元非法所得。高峰年份处理近百件案件,由此获得「汝矣岛冥府使者」的绰号。操纵股价、操控行情、内幕交易、虚假信息披露,这些侵蚀资本市场的犯罪,由它专门负责,是唯一的常设侦查机构。

然而这个组织在2020年1月消失了。时任法务部长官秋美爱裁撤检察机关13个直接侦查部门时,将证券犯罪联合调查团一并撤销。这是以「检察改革」之名缩减检察机关直接侦查能力的方针。

联合调查团消失之后发生了什么?Lime资产管理暴雷了。Optimus基金诈骗案爆发了。SillaJen操纵股价的嫌疑浮出水面。数万亿韩元规模的金融犯罪接连涌现,但专门侦查组织已经解散。复活联合调查团的呼声再度响起,秋前长官却画了一条界线。

两年零四个月过去了。这段时间里,普通投资者在Lime和Optimus中损失了数千亿韩元。操纵股价的势力在失去专门侦查组织的证券街横行无忌。

48人的精锐团队

韩东勋复活的组织比从前更大。由检察官和金融监督院等相关机构的派驻人员共计48人组成,超过此前的联合调查团(47人)以及过渡期运行的侦查协作团(46人)。

国税厅精锐人员、金融委员会、金融监督院、韩国交易所的相关人士纷纷派驻。检察机关的强制侦查权、国税厅的资金追踪能力、金融监督院的市场监控专长、交易所的交易数据分析能力,全部汇聚在同一屋檐下。

要理解这为什么重要,得先了解金融犯罪的特性。操纵股价的人动用数十个借名账户,在海外注册空壳公司,设计复杂的衍生品结构,用虚假公告欺骗投资者。要侦办这类犯罪,熟悉金融市场运作的专家、追踪资金流向的税务专家、分析交易模式的数据专家必须与检察官并排而坐,实时交换信息。

并非普通检察侦查部门做不了这件事。但像联合调查团这样专业人员常驻结合的组织,与每次案发后向各个机关发送协助公函的方式相比,速度和密度有天壤之别。

长官的意志,组织的扩展

韩东勋没有止步于复活联合调查团。他将始于金融 证券领域的专业联合侦查模式扩展到了其他领域。

新设了国家财政犯罪联合调查团。这是专门打击补贴诈骗、公共采购舞弊、国家预算贪污等蚕食国民税款犯罪的组织。

还新设了电信诈骗联合调查团。设在首尔东部地方检察厅的调查团,成立仅五个月便立案111人,其中包括电信诈骗组织主犯级20人和中层骨干级78人。电信诈骗每年造成数千亿韩元损失,是名副其实的「让百姓流泪」的犯罪。

三支联合调查团并肩而立。汝矣岛的股价操纵犯、蛀空政府预算的财政犯罪者、盯上老人和职场新人的电信诈骗团伙。韩东勋在就职演说中所说的「令百姓流泪的经济犯罪」,战线就这样展开为三条。

就职演说里的哲学

有必要重读韩东勋的就职演说。他定义道:「真正的检察改革、真正的刑事司法体系改革,是建立一个即便面对社会强者也能严正侦查的公正系统。」

这句话浓缩了他的侦查哲学。「检察改革」一词在当时的政坛几乎等同于「缩减检察机关侦查权」。韩东勋正面翻转了这个框架。他宣告:检察改革不是削弱检察,而是建立一套在强者面前也不动摇的侦查体系。

「不能让社会变成走夜路都害怕的社会、黑帮横行的社会、百姓遭受损害却只能忍气吞声的社会。」

这句话之后,紧接着便是联合调查团复活的宣告。不是抽象的价值,而是用具体的行动为第一句话做了注脚。强强弱弱,,对强者强硬,对弱者温暖。他从检察官时代起坚守的原则,在长官的第一步行动中原本本地呈现了出来。

两年零四个月的空白留下了什么

回顾汝矣岛冥府使者消失的两年零四个月里韩国资本市场上发生的事情,就能知道撤销联合调查团的代价有多沉重。

Lime资产管理事件造成约1.6万亿韩元投资者损失。Optimus基金诈骗蒸发了约5000亿韩元。这些钱中相当一部分属于托付退休金的中老年人,属于想让积蓄增值的普通投资者。

如果联合调查团还在,能否完全阻止这些损失?这无法断言。但一个专门侦查组织正在监视汝矣岛这件事本身,就构成犯罪威慑力。冥府使者离去的汝矣岛,对犯罪者来说无异于一座空屋。

韩东勋给那座空屋重新上了锁。而且是在就任当天,仅用一天时间。一位长官在就任首日能做的事情,范围通常是象征性的。韩东勋的第一天却不是象征,而是执行。就职演说的墨迹未干,首尔南部地方检察厅里48名侦查人员已经就位。

律师 前国会议员 AI政策研究者

第8章 “我会押上一切”

韩东勋留给韩国的那些痕迹

「我会押上一切」，，韩东勋，在1对180的战斗中胜出

1 清潭洞，和一句话

2022年10月，国会国政监查现场。共同民主党金义谦议员向法务部长官韩东勋抛出了一项指控：尹锡悦总统和韩东勋曾在清潭洞的一家酒吧与30名律师聚饮。某YouTube频道公开了一段据称是录音的音频文件，在野党随即发起攻势，称其为「第二次国政垄断」。

韩东勋当场这样回应：「如果我当时在那个场合，或者在类似的场合，哪怕只是出现在方圆一公里以内，我愿意押上法务部长官职位在内的一切公职。」

「押上一切。」他赌的是全部公职生涯。不是含糊的辩解，也不是谨慎的保留。如果是假的，就交出所有。这句话，是拿自己的存在做担保。

后来事情怎样了？那位大提琴家本人到警察局接受调查时承认，所有内容都是谎言。韩东勋说：「潮水退了，就知道谁没穿裤子在游泳。」他要求煽动这场风波的在野党议员们道歉。法庭上，大提琴家作为证人出庭，证言称「我这辈子一次都没见过那些人」。

这个插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展现了韩东勋这个人的战斗方式。他不会退缩自保。他把自己当筹码摆上桌面，同时要求对方也押上同样的赌注。这种姿态发挥到极致的时刻，就是李在明逮捕同意案的表决。

2 第一次尝试，，2023年2月，否决

2023年2月27日。国会全体会议厅对第一大在野党代表李在明的逮捕同意案进行表决。这在宪政史上前所未有。对第一大在野党的现任代表的拘捕令在国会进行表决，本身就是没有先例的事。

韩东勋以法务部长官身份站上了国会全体会议的发言台，说明请求逮捕同意的理由。威礼 大庄洞开发腐败案、城南FC赞助金嫌疑等，构成了指控的核心。

结果却是否决。赞成138票，反对138票，无效11票，弃权9票。赞成与反对票数持平，加上无效和弃权票，未能过半。拥有168个议席的民主党实际上以党论否决了议案。「防弹国会」的批评铺天盖地，但在数字面前，韩东勋只能退后一步。

换作一般情况，事情到此为止了。被否决一次的逮捕同意案再次提出，政治负担极大。如果再次被否决，检察机关的威信将崩塌，法务部长官的政治生命也会受到致命打击。

韩东勋没有停下。

3 七个月的准备，第二次挑战

2023年9月18日，检方再次对李在明申请拘捕令。这一次增加了白贤洞开发特惠、对朝非法汇款嫌疑、教唆伪证等罪名。韩东勋用七个月时间督促调查团队，补强了证据。

2023年9月21日，第二次逮捕同意案表决开始。

韩东勋再次站上国会全体会议的发言台。这一次不同了。他用30分钟逐条说明了李在明的嫌疑。

「大规模腐败的顶端是李在明议员。如果把他摘出去，那些已经被拘留的实务人员的犯罪事实逻辑上根本无法成立。」

接着，他拿出了李在明本人三个月前在国会做出的承诺。「三个月前的6月19日，李在明议员就在这个发言台上，向国民自愿承诺：'我将放弃对我的政治侦查的不逮捕特权。'」他补充道：「这不是谁强迫他做的承诺。他自己明确表示，连'正当侦查'之类的条件都不会附加。没有其他解读的余地。现在，是兑现对主权者国民所做承诺的时候了。」

他用李在明自己的话，把李在明钉在了原地。

4 全体会议厅的30分钟

韩东勋站在发言台上的那30分钟里，在野党席位方向的激烈叫喊和抗议始终没有停歇。

「说短点」「你怎么能这样一直公开内容」「干嘛讲得那么详细」「快下来」「停下」「韩东勋检察官」「这里不是法庭，是国会。」在野党议员的吼声此起彼伏。

国会议长三四次请求「请简要说明」。在野党以泄露被疑事实为由，要求中断发言。

韩东勋没有停下。「李议员和民主党议员们一直主张这些案件没有证据，所以我有义务在国民面前做出说明。我将完成这个责任。」

180个议席的巨大在野党筑起了一道墙。在叫嚣、嘲讽和抗议声中，一个人站在发言台上继续说下去。1对180。那30分钟，这个格局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5 149票，，1票之差的戏剧

表决结果：出席295人中赞成149票，反对136票，弃权6票，无效4票。通过了。

通过门槛是出席议员过半数，即148票。149票刚好超过通过线1票。少2票就会被否决。

这个数字背后的含义需要说清楚。国民力量党议席为111席。加上亲执政党无党籍和正义党等所有力量，也只有121席。要凑出149票赞成，民主党内至少需要28人倒戈。实际分析显示，民主党内至少有21张赞成票流出。（若计入无党籍议员则为29人倒戈。）

占据过半议席的院内第一大党党首的逮捕同意案获得通过，出乎所有人意料。这在宪政史上也是头一遭。民主党内部对李在明违背放弃不逮捕特权的承诺以及绝食的诚意，质疑之声正在蔓延。韩东勋在全体会议厅30分钟的陈述，那段在叫喊声中也没有中断的陈述，在制造民主党倒戈票方面起了关键作用。

从2月的138票到9月的149票。七个月间赞成票增加了11票。这11票的差距，决定了否决与通过之间的分界。

6 此后

逮捕同意案通过后，李在明出席了法院的令状实质审查。但法院驳回了拘捕令。逮捕同意案虽然通过了，却未能走到拘留这一步。

令状被驳回后，韩东勋表示：「我相信检察机关会毫不动摇地继续调查。」他说：「相关案件已有21人被拘留，这不是无理的调查。」

令状被驳回，当然可以看作一次失败。但放到更大的脉络中，故事就不一样了。让拥有168个议席的巨大在野党代表的逮捕同意案在国会全体会议上通过，这件事本身就史无前例。在野党内部出现29张倒戈票，意味着对李在明的党内不满第一次通过表决的方式浮出了水面。

韩东勋在这个过程中确立了自己的标签。面对巨大在野党的高墙也不后退的人。在叫喊声中也不肯走下发言台的人。把自己押上去战斗的人。「我会押上一切」这句话，虽然出自对清潭洞酒局嫌疑的反驳，却成了定义他政治身份的一句话。

面对强者不退让。数字再不利也不放下原则。失败一次，就准备得更充分再来一次。1对180的战斗中，韩东勋展现的正是这些。

律师 前国会议员 AI政策研究者

第9章 当选党代表五天后，先去看受害者

韩东勋留给韩国的那些痕迹

TMON WeMakeprice事件与韩东勋的迅速应对

1 当选党代表第五天

2024年7月，一颗意料之外的炸弹炸响了。线上购物平台TMON和WeMakeprice的销售款结算突然停摆。起初看上去只是部分卖家的抱怨，可短短几天，事态已经失控。

2 一万亿韩元的多米诺

两个平台的母公司是总部设在新加坡的Qoo10。Qoo10为了把旗下物流子公司送上纳斯达克，四处挪用资金，把本该支付给卖家的结算款拿来拆东补西。从2023年10月起，结算周期悄悄拉长，到2024年7月，资金链彻底断裂。

金融监督院掌握的未结算规模，7月25日为2134亿韩元，仅六天后的7月31日便膨胀至2745亿韩元。（Lawtimes）若加上6至7月的交易额，预估可达一万亿韩元。

损害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蔓延。供应家具的小工匠、上架旅行产品的零散旅行社、委托出售商品券的中小企业，统统拿不到货款。预订了旅行的消费者既无法出发也退不了钱。支付代理公司和简便支付平台纷纷撤离TMON和WeMakeprice，退款通道本身被堵死了。7月24日起，受害者开始涌向公司大楼。

首尔江南，WeMakeprice总部大厅。盛夏深夜，一对年轻夫妇牵着孩子站在那里。他们付了家庭旅行的钱，出发不了，退款也没有着落。旁边站着一位婚礼在即的准新郎，蜜月费用眼看要打水漂；再往后，是一位小卖家，几千万韩元的供货款被冻住，发不出员工工资。有人在哭，有人累得坐在了地上。

3 第一条信息：「受害者优先」

韩东勋当选党代表后，把第一条社交媒体发言的主题定为TMON WeMakeprice事件。他写道：「对应当承担责任的人，将严格追究责任；对如何把损害降到最低，党和政府将合力寻找办法，我在此承诺。」（Khan）

政治人物就任后的第一条信息，通常是向支持者致谢或呼吁党内团结。韩东勋把那个位置留给了受害者的故事。他先看到的不是党的处境，而是国民的处境。

这个顺序很重要。作为党代表要做的事有几十件，而他最先提起的，是那些立刻被欠了钱的人。这不是算计，而是体质。从检察官时代起，韩东勋的目光就始终朝向受害者。担任法务部长官时，一个月内解决了「人革党」受害者被讨债折磨的问题；亲自去监狱察看矫正公务员的工作条件，也出于同一脉络。有人受了害，就先去见那个人，先解决那个人的问题。这就是韩东勋的方式。

4 党政协商：不发怒，改结构

他没有停留在话语层面。韩东勋立刻启动了党政协商机制。

8月6日，政府与国民力量党在国会召开党政协议会，公布了TMON WeMakeprice事件相关制度改善方案和受害者救济对策。（Sedaily）距就任不过两周。

对策的核心有三条。

第一，缩短结算期限。将电商平台和电子支付代理公司（PG社）的结算期限从现行的40至60天大幅缩短。（Sedaily）这意味着要从根本上改变平台可以把卖家的钱攥在手里数十天的结构。

第二，引入托管（escrow）制度。销售款不再由平台直接经手，而是存放在银行等可信赖的第三方账户中，待商品确认送达后再支付给卖家。（Sedaily）不是指望平台经营者的良心，而是从一开始就让他们碰不到这笔钱。

第三，加强PG社监管。提高PG社的注册门槛和经营指导标准，不达标的依法制裁。（Sedaily）

韩东勋力推这些措施的理由很清楚。WeMakeprice大厅里坐着哭泣的那对年轻夫妇，错过发薪日的那位小商户，不得不放弃蜜月的那对准新人，同样的事不能再发生。向受害者说几句宽慰的话，谁都做得得到。拆开系统、重新设计让同样的伤害不再重演，只有手握权力的人才能做。

5 监管的漏洞，与弱者的眼泪

这场事件暴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像Coupang那样自己采购再销售的企业，依据《大规模流通业法》须在40至60天内完成结算；但TMON、WeMakeprice这类开放市场被归类为「通信销售中介者」，关于结算周期的规定根本不存在。（Sedaily）

法律上有一个窟窿。几千亿韩元的损失就是从那个窟窿里倾泻出来的。

韩东勋在法务部长官任上就用同样的模式工作。成立语音钓鱼联合侦查团，推动强化《跟踪骚扰处罚法》，推进「杰西卡法」，都是在「弱者受了害而法律跟不上」的情况下，去填补制度的缺口。不是案发之后只把犯人抓起来了事，而是让同类案件不可能再次发生。这就是韩东勋所说的「为弱者而立的法」的含义。

6 说要倾尽家产的人，与先看到受害者的人

Qoo10的具永培代表说「哪怕变卖全部私产也要解决」。第二天他申请了企业重整。WeMakeprice的柳华炫代表说「会先集中处理顾客退款」。退款始终没有兑现。平台经营者的话散入了空气。

韩东勋做出了另一种承诺。「对应当承担责任的人，将严格追究责任。」检察机关对具永培代表的住所及TMON WeMakeprice总部执行了搜查扣押。「将寻找把损害降到最低的办法。」政府向中小商户投入了紧急经营稳定资金，通过党政协商出台了防止再发的综合对策。

具永培面对自己公司的危机时，先看到的是自己。韩东勋面对别人的危机时，先看到的是受害者。就任党代表第五天，在政治上本可以先巩固自身地位的时刻，韩东勋站到了那些坐在公司大厅里哭泣的人那一边。

这就是「强强弱弱」。对强者严正，对弱者温暖。追究平台经营者的责任是强强，为受害消费者和零散卖家填补制度漏洞是弱弱。韩东勋在作为党代表的第一场考验中，再一次证明了他从检察官时代就坚守的那条原则。

律师 前国会议员 AI政策研究者

第10章 承认国家的过错

韩东勋留给韩国的那些痕迹

承认国家过错与被害人救济，，人革党43事件（2022~2023）推动了人革党拷问案件的解决和济州43事件的职权再审。秉持「排除阵营逻辑和政治逻辑，只考虑每一位国民的冤屈」这一原则，在保守政权下救济历史遗留案件的受害者，这是一次罕见的举动。

国家欠下的债，由国家来偿还，，韩东勋为人革党和43事件的冤情松绑

1 向84岁老人追讨15亿的国家

有一个人叫李昌复。2022年时84岁。1974年维新政权时期，他被卷入人民革命党重建委员会案件（第二次人革党案件），被投入监狱。罪名是接受朝鲜指令、企图颠覆国家。这些指控是捏造的。人革党案件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间谍制造案，受害者遭受殴打、拷问等酷刑，并被长期关押。

岁月流逝。2008年，76名受害者在再审中获判无罪。随后他们向国家提起损害赔偿诉讼，根据一审和二审判决，于2009年收到了预付赔偿金。国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把钱退还给了受害者。到这里为止，这还是一个正义运转的故事。

可接下来发生了离奇的事。两年后的2011年，大法院以「赔偿金利息计算有误」为由，判决受害者返还约5亿韩元，相当于赔偿金的一半。大法院变更了关于利息起算基准时点的判例，于是已经支付的赔偿金中一部分变成了超额支付。

李昌复用拿到的赔偿金资助成立了和平基金会，还在乡下买了一栋房子准备安度晚年。他根本没有能力偿还那5亿韩元。国家情报院对他提起诉讼，2017年还申请对他的住宅进行强制执行。

还不上5亿韩元年年滚利息。本金5亿，光利息就累积到了9亿6千万韩元。他从国家拿到10亿9千万韩元，反而要倒还15亿。

一个被扣上间谍帽子关进监狱的人，被判无罪后拿到了赔偿金，却因为判例变更，欠下了比赔偿金还大的债务。国家像高利贷一样收利息。人们把这叫作「债务拷问」。

2 上任第一天看到报告的部长

2022年5月18日，韩东勋以法务部长官身份第一天上班。当天上报的文件里就有这个案子。首尔高等法院曾建议政府与李昌复进行和解调解，但法务部在前任部长朴范界时期就拒绝了第一次和解建议，尹锡悦政府上台后的5月18日，第二次和解建议也被驳回。

韩东勋看到这份报告后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一个月后，他改变了立场。

2022年6月20日，在韩东勋部长的指示下，首尔高等检察厅和国家情报院联合召开了「超额支付国家赔偿金追缴相关机构会议」。决定免除李昌复须向国家偿还的迟延利息约9亿6千万韩元，仅对本金5亿韩元实行分期偿还。

韩东勋当天在记者面前这样说：「从国民常识的标准来看，我认为这不公平，而有责任的当事官员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做出有担当的判断。我只想着每一个国民的冤屈，应当排除阵营逻辑和政治逻辑。」

这句话的分量值得掂量。人革党案件是韩国现代史上阵营对立最尖锐的标志性事件之一。进步阵营将其视为维新政权侵犯人权的代表案例，保守阵营的一部分人则将其解读为国家安全层面不得已的措施。一个保守政权的法务部长官站在该案受害者一边，在政治上绝非轻松的选择。

韩东勋没有踏进阵营之争。他补充道：「这是法务部与承担诉讼的国情院深入协商后做出的决定，将仅从事实、常识和正义的角度出发，努力消除国民的冤屈。」

他的逻辑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算术。「由于预付之后判例变更这一特殊情况，出现了所谓'给了又收'的过程。应获得的国家赔偿是6亿韩元，要吐出来的却变成了15亿，如果任其发展，当事国民就会蒙受不白之冤。」谁看都是一个不公平的结构。

3 他改变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制度

解决了李昌复一个人的问题之后，韩东勋没有停下来。

2022年8月，他对人革党案件的另外两名受害者（已故全在权和郑万镇的遗属）也采取了同样措施，分别免除迟延利息8亿9千万韩元和3亿7千万韩元，只需分期偿还本金。韩东勋就此表示：「此次措施继6月李昌复案之后，旨在超越阵营逻辑，履行国家关注民生、为国民解冤的职责。」

人革党77名受害者的赔偿金490亿韩元中被削减了211亿，39人面临着利息超过赔偿金本身的处境。只免除一两个人的利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每个案件都要等法院出具和解建议，这种结构本身就是症结。

受害者李昌复的儿子、诗人李松宇，对父亲「债务拷问」终结一事流露出复杂的心情。「文在寅政府号称是烛光政府，我以为他们会解决这个问题。可那个说'要擦干国民委屈的泪水'的就职誓言，和他们实际做的事相去甚远，就这么下台了。」李昌复本人也这样说过：「李明博、朴槿惠政府对我们犯下了大错。文在寅政府在任时没有解决这件事，末尾反倒是保守政府把问题解决了。该说这是半个成功吧。」

进步政权没能解开的结，被保守政权的一位部长解开了。这位部长既不打进步的旗帜，也不举保守的招牌。有国民蒙冤，就该平反，这是他唯一的理由。

4 面对70年前的冤屈，国家低下了头，，济州43职权再审

韩东勋对历史遗留问题的救济没有止步于人革党。就任三个月后的2022年8月，他将目光投向了济州43事件。

济州43事件是1947年至1954年间，济州岛在武装冲突和镇压过程中数万名居民遇难的事件。期间数千名居民虽无罪责，却被以内乱罪、国防警备法违反等罪名通过审判投入监狱，蒙受了不白之冤。

根据2022年2月修订的43特别法，检察机关可以依职权对曾接受军事审判（军法会议）的服刑人申请再审。光州高等检察厅下设的「济州43事件职权再审联合执行团」对340名军法会议服刑人提出了职权再审申请，其中250人被法院宣告无罪。

但问题在于，法律明文规定的职权再审对象仅限军事审判服刑人。约1500名接受普通审判的服刑人被排除在外。同一事件中蒙冤入狱，接受军事审判的人可以获得国家帮助，接受普通审判的人却必须自掏腰包申请再审。

济州43岛民联带的一个家庭切身经历了这种矛盾。住在济州市涯月邑柳水岩里的姜哲勋，他的父亲和母亲都在43时期被审判后带走，再也未能回到济州。母亲接受的是军事审判，父亲接受的是普通审判。母亲通过职权再审被认定无罪，父亲的案件却遥遥无期地拖着。

韩东勋指示填补这一缺口。「不仅是43特别法明文规定的'军法会议'服刑人，'普通审判'服刑人及其遗属的名誉恢复和权利救济需求同样迫切。今后要制定方案，将职权再审申请范围扩大到43特别法未明文列入的'普通审判'服刑人。」

这项指示超出了法律明文规定的范围。韩东勋解释说：「过去的政府之所以没有将职权再审扩展到普通审判的43受害者，是因为工作量太大。」军事审判有服刑人名册，但普通审判需要逐份查找和解读判决书。因为费力所以没做，那就算费力也得做，这是韩东勋的判断。

济州43相关团体一致表示欢迎。济州43和平基金会称「此次措施将成为普通审判服刑人名誉恢复的突破口」，济州43研究所也评价「这为43问题的正义解决又迈进了一步」。

《京乡新闻》将这一举措报道为「继人革党受害者利息减免决定之后的又一次'超越阵营'之举」。

5 为什么是保守政权的部长做了这件事

这里有一个问题。人革党案件是朴正熙政权的过错，济州43事件是大韩民国建国初期的悲剧。为这两起事件的受害者提供救济，传统上被视为进步阵营的分内之事。进步政权执政时承诺过要解决，也确实取得了部分成果，但人革党「债务拷问」和43普通审判服刑人问题始终没能了结。

韩东勋没有把这件事看作「进步的课题」，而是看作「国家的过错」。国家做错的事，无论哪届政府都应当纠正。保守政权没有理由回避保守政权的历史过错。相反，当保守政权主动承认并纠正过去的错误时，这一行为反而承载着更大的分量。

2023年7月，韩东勋亲赴济州视察联合执行团的工作，说了这样一段话：「正义以司法体系为基础。就70多年前的事进行职权再审，在全世界都属罕见，但在现行司法框架内消除冤屈，才具有正当性。我们的政府会坚持到底，不懈怠，全力以赴。」

「坚持到底，不懈怠」这句话让人心头一紧。逐页翻找并解读70年前的判决书，确认幸存者，联络遗属，提出再审申请，这些工作看不到速效。在政治上也换不来选票。所以此前的历届政府才以「工作量太大」为由一拖再拖。

韩东勋做了这件事。在人革党案件中，他终结了「债务拷问」；在济州43问题上，他拓宽了职权再审的大门。两起事件的处理，都可能让他所依托的保守阵营感到不适。他承受了这种不适。「在消除国民冤屈这件事上，阵营逻辑和政治逻辑没有立足之地」，这句话不是修辞，而是一条有实际行政决策支撑的原则。

律师 前国会议员 AI政策研究者

第11章 为弱者而设的法律，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人

韩东勋留给韩国的那些痕迹

韩东勋与曼德拉少年学校

2022年，法务部长官韩东勋下达了一项指示：在首尔南部矫正设施内，为少年服刑人员建一所学校。

在那之前，韩国专门关押少年犯的矫正机构只有一处，位于庆尚北道金泉的少年教导所。全国刑期确定的17岁以下少年服刑人员大约300人，其中大部分是上学上到一半就进了监狱的孩子。服刑期间学业中断，出狱后没有学历的标签如影随形，这个标签又把他们推向再次犯罪，恶性循环就这样一圈圈转下去。

韩东勋想斩断这条锁链。

2023年3月，首尔九老区南部矫正设施内，曼德拉少年学校正式揭牌。校名取自南非前总统纳尔逊 曼德拉。一个在贫穷与歧视中坚持学业、成为律师、最终当上总统的人。他的话被写进了校训：「人生最大的荣耀，不在于从不跌倒，而在于每次跌倒后都能重新站起来。」

曼德拉少年学校是韩国唯一专门面向少年服刑人员的矫正教育机构，招收刑期确定的17岁以下服刑者。目标不是让他们待在牢房里熬日子，而是通过高中同等学力考试辅导、大学升学准备等定制化教育，培养他们重返社会的可能性。

穿蓝色囚服的少年们盯着黑板，手里攥着笔往本子上写字，这幅画面跟普通高中没有太大区别。狱警亲自教英语，大学生志愿者负责语文和数学课。连26个字母都分不清的孩子通过了学力考试；起初连一封给被害者的反省信都不愿动笔的孩子，在教化过程中慢慢变了。

2023年11月，韩国历史上第一次在矫正设施内设置了高考考场。考场编号是「首尔九老区第13考区第6考场」，10名通过了高中同等学力考试的少年服刑者在这里参加了高考。考试报名费全额由首尔市教育厅承担。

担任曼德拉少年学校校长的社会回归科科长说：「工作33年零9个月，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就是运营曼德拉学校期间看到孩子们一点点在变。凌晨1点他们还在自习，互相考英语单词。」

2022年10月，法务部矫正本部与感恩分享研究院签署业务合作协议，曼德拉少年学校开始开展感恩教育。参加过第一期课程的6名少年，在第二期课时认出了讲师团队，主动上前打招呼；分组创作感恩口号，在称赞和鼓励中拉近彼此距离。小提琴等艺术体育课由外部专家每周到校指导，所有学员必须参加。每年两次被害人共情教育定期开展，需要时还会安排深度心理咨询。

他们确实犯了罪，但很多连17岁都不到。这些孩子需要的不是被关起来，而是一个重新站起来的机会。韩东勋说「强强弱弱」的时候，并非只有「对强者强硬」这半句。后半句「对弱者温和」就写在曼德拉少年学校里。对财阀总裁的违法行为毫不留情地亮出调查利刃，同时为跌倒的少年打开教室的门，让他们有机会再站起来。这是韩东勋作为法务部长官留下的两份遗产。

法务部相关人士表示：「少年服刑者需要的不是一味惩罚，而是为重返社会做准备。曼德拉少年学校是实现这种可能性的新模式，也是国家对青少年教育应尽的责任。」

冻结16年的津贴、没有床的值班室，，韩东勋，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人

1 无人问津的地方

有一群人在监狱里工作。矫正公务员。名字就够硬的了，干的活更硬。杀人犯、性犯罪者、毒贩、黑社会成员，天天面对。凌晨轮班，用身体制止在押人员闹事，防止逃跑，阻止自残。在韩国，没有哪个职业比他们离最危险的人更近。

可从来没有人关照过他们。

负责看管在押人员的矫正公务员，其戒护津贴从2006年起整整冻结了16年。每月17万韩元。在杀人犯旁边通宵值勤，换算下来一天拿不到5000韩元。夜班人员的体检费是3万韩元。3万韩元连一次像样的血液检查都做不了。

夜间值班室里没有床。通宵执勤、需要打个盹的矫正公务员只能在硬地板上睡一会儿。有些宿舍连冰箱都没有。在操场上看管在押人员的矫正公务员，盛夏酷暑、隆冬严寒全部暴露在外，连一间可以躲避的工作间都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韩东勋的诊断是这样的：「一直都在说一线矫正公务员待遇差到了严重地步，可每次编预算的时候，声音大、有力量的群体排在前面，矫正从来没进过优先名单。于是永远是那句『下次再说吧』。」

「下次再说吧。」这四个字重复了16年。在法务部内部，矫正公务员是藏在检察官身后的存在。法务部全体职员里约一半是矫正系统的人，但争取预算时检察那边排在前面，矫正永远是末尾一个。

2 第一个现场走访地点，，监狱

2022年6月10日。看韩东勋就任法务部长官后第一次政策现场走访选了哪里，就能看出他的优先级。不是国会，不是大检察厅，也不是首尔哪个气派的机关。是忠清北道清州矫正设施。

长官把第一站选在监狱，这件事本身就不寻常。监狱不是长官们会特意去的地方。没有镜头跟拍，没有华丽的政绩发布会，也没有民众夹道欢呼。他是为了听那些在高墙里默默工作的人说话才去的。

韩东勋在现场说：「改善矫正公务员待遇，不是公务员福利问题，而是保障在押人员人权、保证矫正工作精细运行的基础。」

这句话背后的逻辑值得细看。矫正公务员待遇差会发生什么？精疲力竭的矫正公务员无法有效管理在押人员。暴力在在押人员之间蔓延，矫正秩序崩溃，教化项目流于形式。最终出狱者的再犯率升高，受害的是普通国民。改善矫正公务员待遇，本质上是国民安全问题。

3 承诺，以及兑现

2022年8月，就任满100天时，韩东勋直接给全国矫正公务员发了一封邮件。内容是：「我会尽全力让矫正公务员带着自豪感和尊严去工作。」长官亲自给一线矫正公务员逐一发邮件，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承诺用数字来兑现。

2023年度政府预算案中，矫正公务员待遇改善相关预算比上一年增加了37.1%，总规模186亿韩元，比前一年的135亿韩元多出50多亿。

看看具体内容就知道这套方案有多细致。特定业务经费的发放对象从980人扩大到1430人。之前只有66.9%的人能拿到，剩下的人一直有公平性方面的意见，这次一并解决了。

矫正公务员伙食费增加了10.95亿韩元。考虑到矫正公务员经常要制止在押人员闹事等高强度体力活动，参照军人伙食标准核定了单价。

心理健康恢复支援预算增加了6.91亿韩元，达到15.38亿韩元。每天面对犯罪分子的矫正公务员，心理消耗超乎想象。创伤后应激、抑郁、职业倦怠缠身，却在「必须坚强」的压力下无暇顾及心理健康。这一次，国家终于伸出了手。

为了在酷暑严寒中暴露于操场执勤的工作人员，新建了151处工作间；1974年建成的洪城矫正设施紧急待命所改造工程投入13.88亿韩元。

在没有床的夜间值班室里装上了床，所有宿舍配备了冰箱。每栋监舍给矫正公务员配备了打印机和网络，高强度工作的惩戒监舍值勤人员新增了勤务津贴。

一张床，一台冰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可连这些都没有过这个事实，以及连这些都需要法务部长官亲自下达指示这个事实，让人心里不好受。

4 撕掉38年的「礼节规定」

韩东勋改变的不只是预算。他动了矫正系统的组织文化本身。

矫正公务员之间有一部1985年制定的『矫正公务员礼节规定』。这份规定共3章17条，里面写着这样的内容：下属称呼上级时必须加敬称；随行上级时必须走在上级左侧或落后一步。握手只有在上级要求时才能进行，要在上级前方一步距离处立正站好伸出右手。

这套规定执行了38年。这又不是军队，一个公务员组织里，跟上级走路要落后一步。韩东勋得知这份规定的内容后，当即指示废止。

法务部在废止训令中写道：「与上下级相互尊重这一制定初衷不同，该规定有被滥用为『上级霸凌正当化依据』之虞」，「以强制方式要求尊敬，造成了组织文化僵化」。「霸凌正当化」「强制尊敬」这样的措辞出现在官方训令里，本身就不寻常。

韩东勋从就任起就身体力行的去权威化原则，渗透到了矫正系统的每一个角落。称呼部长、次官等上级时不要加敬称的那个人，禁止上下班时员工为公务车开关门的那个人，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并不意外。

5 电子监控，，用技术消减国民的不安

与矫正公务员待遇改善并行，韩东勋大力推进的另一个方向是电子监控系统升级。

2022年10月，儿童性犯罪者金根植即将出狱，国民恐慌达到顶点。韩东勋亲自前往首尔东大门区的法务部位置追踪中央管控中心和首尔保护观察所。他查看了电子脚环系统运行状态，核实了高风险监控

对象的行动观察情况。

在现场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每个国家都有犯罪分子，但让国民不因此感到不安，这是一个国家的能力，也是国格。」

国格。意思是一个国家的品格。犯罪者的存在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但犯罪者刑满释放后，国家能否让国民安心生活、对其进行有效管理，这才是衡量一个国家水平的尺度。

随之而来的是提升电子脚环性能、精细化管控系统、不分昼夜加强监管对象管理的快速侦查组人力补充。这些与推进韩国版「杰西卡法」相配合，是构建对出狱高危性犯罪者实施无死角追踪监控基础设施这一宏大蓝图的一部分。

6 致那些始终走在身后一步的人

2023年3月31日，忠北镇川的法务研修院举行了第81期七级矫正公务员任命仪式。完成矫正职教育课程、第一次佩戴阶级章的日子。韩东勋出现在了现场。法务部长官出席矫正公务员任命仪式，这在镇川本院开院以来还是头一次。

韩东勋为每一位结业生佩戴阶级章、握手致意。一个人都没有漏掉。38年来被要求「跟在上司身后一步」的组织最底层的人们，迎来了组织最高层的人主动伸出的手。

《法律新闻》转述矫正公务员群体反应的报道令人印象深刻：「与前任长官时期相比，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矫正公务员常去的网络社区里出现了欢迎法务部政策、称赞韩东勋兑现了承诺的帖子。

冻结16年的津贴涨了，值班室放上了床，官舍里添了冰箱，酷暑中的操场上建起了工作人员休息室，延续38年的霸凌式规定被废除，长官亲自给全国矫正公务员写信，出席任命仪式与每一个人握手。没有哪一件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正因为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才更让人心酸。这一切本来就该有。有床才能睡觉，有冰箱才能保存食物，做了体检才能发现病痛。本该有的东西竟然没有，而让本该如此的事回归如此居然需要长官的决断。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矫正公务员这个职业被忽视了很久。

韩东勋给关押在少年教导所里的孩子们录了一段视频信，他说：「比起学习，先对受害者们感到抱歉、先反省，这才是最重要的，希望你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对强者强硬，对弱者温暖。这条原则不只在逮捕财阀总裁时才适用。在监狱围墙内默默工作的矫正公务员值班室里放上一张床，在给少年教导所的孩子录视频信时说「反省在先」，这些地方，同一条原则同样在运转。

律师 前国会议员 AI政策研究者

第12章 思考国家的结构

韩东勋留给韩国的那些痕迹

韩东勋，筹建移民厅，思考大韩民国的结构

2022年5月，就任法务部长官的韩东勋在就职演说中说了一番出人意料的话。「我们将检讨设立移民厅，建立高水平推进移民政策的体制。」

法务部长官就职第一天就谈移民，这是头一回。通常法务部长官上任，先讲检察改革或法治秩序。韩东勋抛出的却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大韩民国这个国家，今后还能不能延续下去？

他看到的数字是这样的。大韩民国的总和生育率0.7，全世界最低。韩半岛未来人口研究院的报告指出，20年后劳动年龄人口将比现在减少1000万。能干活的人少了1000万，意味着工厂停工、医院关门、军队缩编、养老金见底。韩东勋断言：「复合性、结构性的人口减少，光靠提升生育率的政策已经来不及了。」

他不是说放弃鼓励生育。鼓励生育继续做，但光靠生育填不上的缺口，用移民来补。「没有移民政策的发达国家是不存在的。现在错过这个时机，十年后就会被追问『当初为什么不做』，悔之晚矣。」

韩东勋环顾世界后得出的判断很明确。澳大利亚打出「不增加人口就会灭亡」的口号大量接纳移民。加拿大宣布接收150万以上移民的计划，上线了在线移民申请系统，快速发放永久居留权。连美国也通过布鲁金斯学会发布报告称「合理的移民政策是让国家恢复健康状态的手段」。世界发达国家早已把移民当作国家存亡的课题来对待。只有大韩民国袖手旁观。

问题在于，大韩民国的移民相关事务分散在多个部门。出入境归法务部管，外国劳工归雇佣劳动部管，多元文化家庭支援归女性家族部管，社会融合归行政安全部管。就像一个病人由五个互不沟通的医生各看各的。虽然设有以国务总理为委员长的外国人政策委员会来协调，但它既没有预算分配权，也没有实质力量，形同虚设。

韩东勋要改变这个结构。

核心方案是在法务部长官下设移民厅，把散布在42部法律中的出入境事务统一归到移民厅长一人手中。移民厅统管出入境及居留管理、国籍、难民、外国人社会融合等全部移民业务。

韩东勋反复强调的原则是「灵活移民的前提是严格的居留秩序」。开门，但不是对谁都开。他说：「韩国是半导体和IT强国，优秀IT人才不愿来的原因在于可预期性不足。对于有能力且经过验证的人才，我们要给予超规格待遇。」对高端人才快速开门，对非法居留严格整顿。他还承诺建立由企业推荐的熟练外国工人获得居留资格大幅转换的制度。

韩东勋会见全罗南道知事时直接提到地方消亡危机：「全南2004年前还维持着200万人口，去年已降至181万。」双方还讨论了务安机场免签制度、造船业外国劳动力引进、外国季节工扩大等地方定制化政策。全南道知事回应说：「为了系统化的外国人政策，设立移民厅确实必不可少。」

韩东勋把移民政策视为堪比农地改革的国家重大事项。1950年代农地改革奠定了大韩民国的经济基础；他的构想是，移民改革将成为人口断崖时代支撑国家未来的支柱。

这项政策推进得并不顺利。

设立移民厅其实是民主党四年前大选时提出的政策。可韩东勋以法务部长官身份推动后，民主党转而反对。同一项政策，因为推动者不同，时而成了好政策，时而成了坏政策。这就是汝矣岛的风景。

2024年2月，包含移民厅新设内容的政府组织法修正案提交国会。这是以法务部为中心，经行政安全部、雇佣劳动部、女性家族部等相关部门协调后形成的法案。然而执政党国民力量态度消极，最大在野党民主党也漠不关心。韩东勋离开法务部投身政界后，执政党在大选中惨败，移民厅法案连国会常委会都未能通过，就此搁浅。

一篇媒体评论这样写道：「在部门壁垒和政界漠视之下，仅凭韩东勋个人能力推动的移民改革，其局限性本就是可以预见的。如今既无人负责，也无部门收拾残局。如果就这样收场，又将白白浪费五年，负担只会转嫁给下一代。」

韩东勋推动移民厅，不是在说多引进些外国人那么简单的事。他在思考的是大韩民国这个国家的结构本身。在孩子不再出生的国家，在劳动力消失的国家，在地方逐渐掏空的国家，怎样才能让这个国家延续到下一代？一位检察官出身的法务部长官抛出的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法务行政的范畴，触及了国家设计的领域。

移民厅至今尚未设立。但京畿道、庆尚北道、忠清南北道等地方自治团体争相申请移民厅落户，这件事本身说明韩东勋抛出的命题依然活着。人口断崖这颗定时炸弹面前，总得有人重新拿起这个议题。韩东勋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

韩东勋改写间谍罪，，时隔73年的修法始末

1 旧法的漏洞

大韩民国刑法第98条制定于1953年，朝鲜战争刚结束的时候。条文的核心是这样的：

「为敌国从事间谍活动，或协助敌国间谍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里的「敌国」，按大法院判例，仅指朝鲜。七十多年前只有朝鲜构成威胁时写下的法律。

问题是世界变了。有人把半导体设计图交给中国企业。有人为俄罗斯搜集军事情报。有人偷拍美国航母发到外国社交平台上。可这些人都不能适用间谍罪。因为法律写明的「敌国」只有朝鲜。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其他法律可以惩罚。可以援引军事机密保护法、产业技术保护法、国家公务员法等。但产业技术保护法的法定刑是15年以下有期徒刑，远低于可判处死刑的间谍罪。把国家最隐秘的秘密卖给外国的人，不能以「间谍」论处，只能当作普通的泄密犯来对待。

2 明明是间谍却不能用间谍罪，，情报司令部机密泄露案

这条法律的漏洞暴露得最赤裸裸的案件出现了。

2024年7月，国军情报司令部所属军务员A某，将在海外隐匿身份活动的「黑色特工」实名、身份信息、伪装企业资料等二、三级军事机密提供给中国情报人员，事实曝光。A某于2017年在中国延吉机场被疑似中国情报人员策反后，7年间持续窃取机密，收受约1.6亿韩元汇入化名账户。

谁看都是间谍行为。可军事检察官对A某适用的不是间谍罪，而是一般利敌罪。理由是泄露的情报流向了中国情报机关而非「敌国」朝鲜。

同年，釜山海军基地停靠的美国航母和水原空军基地也被中国留学生擅自拍摄后泄露到中国社交平台。同样无法以间谍罪追究。

一句话概括当时的状况：把军事机密交给朝鲜是间谍，交给中国就不是间谍。按常理完全说不通的结构。

3 韩东勋，最先发出呼声

在知名度较高的政治人物中，最早积极将间谍罪扩大问题提上台面、推动公共讨论的人，是韩东勋。

韩东勋从法务部长官任期内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无论是法务部长官任内，还是担任国民力量非常对策委员长期间，他都表达了修法的坚定意志，强调如果国民力量在大选中获胜，这应是优先处理的法案。

2024年7月当选党代表后，他直接把间谍法修改提升为党论。情报司令部机密泄露案曝出后，韩东勋在社交平台上写道：「持有中国国籍的同胞等人泄露了大韩民国情报人员的机密文件。荒唐的是，在我们国家竟然不能以间谍罪处罚。因为我国间谍法只针对敌国朝鲜。」

8月，他出席在国会举行的立法讨论会，发言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把间谍处罚对象限定为敌国。间谍罪中的『敌国』应当改为『外国』。」

韩东勋的主张归结为三点。

第一，间谍不只是朝鲜的问题。中国、俄罗斯，任何国家，只要有人窃取我国国家机密，就应以间谍论处。第二，其他国家早已如此。美国在扩大适用《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英国2023年出台了《国家安全法》，中国也在2023年修改间谍法扩大了处罚范围。第三，这不是单纯加重刑罚的问题，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国民安全。韩东勋将其定性为：「这不是扩大刑罚条款的问题，而是关乎国益与国民，关乎我们如何认识自身在世界秩序中位置的哲学问题。」

4 朝野博弈与漫长的立法过程

在野党对韩东勋的主张作何反应？

在扩大间谍罪适用范围这个大方向上，朝野分歧不大。共同民主党的张京泰、姜有正、朴善源、魏星洛等议员也各自提出了修正案。但在具体条款上产生了分歧。

反对方的顾虑主要有两点。其一，法律所称「国家机密」的范围过于宽泛。大法院判例认定「即便是琐碎之事，只要泄露后明显有利于外国、有损于大韩民国，即属国家机密」，这就意味着与外国人有交流的普通公民也可能被纳入间谍嫌疑调查范围。其二，担心国家情报院的国内监控权限会再次扩大。

立法过程并不顺畅。2024年11月13日通过了国会法工委小委员会审议，但随后共同民主党以需要举行听证会为由不出席法工委全体会议，审议被搁置。紧接着12月3日紧急戒严事态爆发，所有立法讨论陷入停滞。

2025年11月，法务部长官郑成浩再次表明修法意向，讨论重新启动。2025年12月3日，间谍罪修正案在法工委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间谍罪修正案被列入法工委全体会议议程，这在宪政史上还是第一次。

5 时隔73年的修法，，2026年2月26日

2026年2月26日，扩大间谍罪适用范围的刑法修正案在国会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这是1953年刑法制定以来，73年间的首次修改。

全体会议表决结果：出席170人，赞成163人，反对3人，弃权4人。国民力量党因反对同一法案中捆绑的枉法裁判罪条款，未参加表决。

修改的核心内容如下：将原有的「为敌国从事间谍活动者」予以处罚的规定进一步细化，并扩大了适用对象。新增条款规定：「为外国或与之相当的团体，在外国等的指令、唆使或其他意思联络下，探知、收集、泄露、传递、中介国家机密，或为上述行为提供帮助者，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为敌国从事间谍活动，与此前一样，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为外国从事间谍活动，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通过刑量差异区分「敌国」与「外国」，同时将为外国泄露机密的行为也纳入间谍罪这一严重罪名予以惩处。

由此，不仅是为朝鲜，为任何外国泄露国家机密或尖端技术的行为，都可以适用间谍罪。与外国企业或海外研究机构勾连的产业间谍行为，同样被纳入处罚范围。

6 韩东勋在这一议题上的意义

间谍罪修改并非韩东勋一人之力。朝野议员提出了数十份修正案，法务部和国家情报院反复讨论，国民请愿征集到五万余人签名。

但将这个问题拉到公共讨论正中央的人，是韩东勋。担任法务部长官时他首次推动修法，担任非常对策委员长时再次强调，成为党代表后将其作为党论全力推进。当情报司令部机密泄露这一震惊全国的事件发生时，他也是最快抓住事件本质的人。

从法务部长官到党代表，每一次职务变更，他都没有放下这个议题。这是一个检察官出身的政治人物发现了法律的漏洞，并投入政治资源去填补漏洞的案例。

修改后的法律经公布程序后，将于六个月后施行。一道矗立了73年的陈旧篱笆，终于被推倒重建。

韩东勋与国际法务局的设立，，建立守护国家财库的组织

1 为什么需要这个组织

外国投资者对韩国政府提起巨额索赔诉讼，这种机制叫做ISDS（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说白了，就是外国企业以「韩国政府的行为导致投资受损」为由，向国际仲裁机构起诉。

截至2023年7月，针对韩国政府提起的ISDS案件共10起。其中最大的两起是Lone Star案（约6万亿韩元）和Elliott案（约7700亿韩元）。

问题在于，法务部内部没有应对这类国际诉讼的专职机构。每次被起诉，就把案件交给外国律师事务所，支付巨额费用，这种模式不断重复。韩东勋准确指出了这一结构性问题：「ISDS费用高昂的根源在于国内应对能力不足，因此不得不依赖外国律师事务所。」

他还用过一个更直白的比喻：「与仲裁相关的律所和业务在全球范围内急剧膨胀，引发了大量质疑。实质上就是台球打得越久，只有台球厅老板赚钱的结构。」

无论诉讼输赢，流向外国律所的代理费动辄数百亿韩元。韩东勋决心从结构上改变这一切。

2 国际法务局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2023年7月26日，法务部（长官韩东勋）发布「法务部及其所属机关组织条例施行细则部分修订令草案」立法预告，正式公布了设立国际法务局的计划。

国际法务局下设三个科室。

第一个是国际法务政策科。负责法律市场开放、参与条约等国际协定的缔结谈判及相关法律咨询。当与外国签订新的投资协定时，提前审查是否存在日后可能引发争端的条款。

第二个是国际法务支援科。承担总统、国务总理等中央行政机关的民事、商事领域审查工作，以及ISDS预防相关事务。当政府推行某项政策时，事先从法律角度检验该政策是否会成为外国投资者提起ISDS的口实。

第三个是国际投资争端科。统筹ISDS应对和实务运营。这是已提起的诉讼中直接应战的实战部队。

国际法务局长由检察官或高级公务员担任，配置8名人员。从人数看，这是一个小型组织。但这8个人承担的是规模达数万亿韩元的国际诉讼指挥中枢的角色。

韩东勋这样解释这个组织的意义：「积累ISDS经验后，我们完全可以在有效应对的同时增进国家利益、节约费用。」这是一个宣言：摆脱对外国律所的依赖，由韩国自主培养处理国际争端的能力。

3 设立背景，，Lone Star与Elliott

国际法务局设立的时间节点值得关注。那是2023年7月。

就在十天前的2023年7月18日，韩东勋刚刚公布了Elliott ISDS裁决的后续应对措施。Elliott以韩国政府在三星物产与第一毛织合并过程中的不当干预导致其蒙受损失为由提起了仲裁。Lone Star ISDS方面，仲裁庭已于2022年8月作出约3000亿韩元的赔偿裁决，韩东勋在对该裁决提起撤销诉讼后不久。

法务部在设立国际法务局时表示：「Lone Star、Elliott ISDS裁决等重大案件接连成为焦点」，「将大幅加强应对体系」。

两起ISDS涉及的金额合计接近7万亿韩元。这笔钱要从国民的税金中支出。韩东勋在亲自指挥这些诉讼的过程中，得出了一个判断：仅靠逐案应对远远不够。不能等争端爆发后手忙脚乱地雇用外国律所，而是需要一个平时就能预防争端、争端发生后能立即应对的常设机构。

4 国际法务局的首个战果，，Lone Star案胜诉

国际法务局成立后，首任局长是郑弘植。他是国际法和国际仲裁领域的专家。

韩东勋于2023年12月接任非常对策委员长，辞去了法务部长官职务。他离开后，国际法务局继续运转。Lone Star ISDS撤销诉讼直到上一次辩论庭审，都由郑弘植局长领导的国际法务局统筹。

2025年11月18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撤销委员会裁定：撤销对Lone Star约3000亿韩元赔偿裁决的全部内容。法务部长官郑成浩在传达胜诉消息时说：「（郑弘植局长）是实力过硬的国际法、国际仲裁专家」，「郑弘植局长的付出非常巨大」。

韩东勋创建的组织里，韩东勋选拔的专家，完成了韩东勋提起的诉讼。长官换了，政权换了，组织依然在运转。不依赖个人能力，而是用制度守护国家利益，韩东勋当初的构想现实中得到了验证。

5 一个人的决断所缔造的制度

设立国际法务局算不上轰动性事件。不过是组建一个8人编制机构的行政决定。这种事登不上新闻头条。

然而这个小小的组织守住的金额高达数万亿韩元。仅在Lone Star ISDS一案中，含利息约4000亿韩元的赔偿裁决被全部撤销；此前的Elliott ISDS中，政府的抗辩逻辑也在相当程度上获得采纳。加上2026年3月确定的Schindler ISDS完胜（约3200亿韩元索赔被驳回），国际法务局参与的案件总额之大，已难以估量。

韩东勋在担任检察官时，亲自侦办Lone Star操纵股价案并推动定罪。出任法务部长官后，他将那份刑事判决转化为ISDS抗辩的核心武器。他更进一步，建立了一个即便自己离任也能继续这场战斗的组织。

侦查，起诉，获得有罪判决，将判决转化为国际诉讼的盾牌，再建起一个永久持盾的组织。一个案件贯穿20年形成完整叙事，这并不常见。在Lone Star案中，韩东勋扮演的正是这样的角色。

律师 前国会议员 AI政策研究者

支持这本AI书

如果这本书对你有帮助，可以通过PayPal支持未来的翻译、
公开版本和开放AI知识项目。



PayPal

<https://paypal.me/kimkjkj>

请扫描二维码，或打开上方链接。